

黑 螞 蟻

王 櫻 珠 還



還珠樓主著

小技擊

黑

螞

蟻(4)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518622

還珠樓主著

黑 螞 蟻

目 錄

- 一 刻骨相似誰與訴連牀賴有素心人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恐怖開場……………二八
- 三 森林鬼嘯獅聲魅影……………四七
- 四 花影當窗人未起枝頭好鳥叫春晴……………六八

技擊
小說

黑螞

蟻

第四集

一 刻骨相似誰與訴連牀賴有素心人

前文時再與，正和蠻王孟雄寡妻牛鳳珠，在竹樓上，觀看王翼與鳳珠所寫情書，才知王翼一味自私，雖然娶了小金牛嗣蠻苗，孟龍之女蘭花爲妻，夫妻之情，也頗恩愛，對於鳳珠，仍是戀戀不捨，又無一定主意，心存妄念，非但不肯把娶妻之事，告知鳳珠，使其斷念，反而寫上許多情書，意圖求愛，又欺蘭花，對他信任，不會寫信，暗用心機，兩頭欺騙，鳳珠誤信王翼，對他情深，夫死之後，犯着奇險，趕來相會，眼見對方娶妻生子，方始醒悟，自己乃王翼情同骨肉的患難至交，也祇知他，惟恐鳳珠得信傷心，遲疑不決，並沒想到這樣忘恩負義，屢次通信，都是表面背人商量，却在暗中，將信換去，因覺自己終身不娶，姬棠祇是名色夫妻，萬一將來機緣湊巧，鳳珠爲癡情所感，移愛自己，并還生出妬念，有時信上，隱有些離間之意，照此存心，對於鳳珠，固是辜恩薄情，便對自己，也實大失朋友義氣，看完之後，先頗氣憤，後來一想，也就把氣平了下去，原來再與對鳳珠，雖是一見傾心，夢魂顛倒，祇爲羅敷有夫，事太艱

危，不能以怨報德，誤已誤人，愛之反以害之，又覺此女，鍾情王翼，對於自己，祇是一個同種族的投機朋友，並未有什情愛，片面相思，非但無趣，更要引起好友誤會，豈不冤枉，男女情愛，必須彼此自願，意志相同，不可絲毫勉強，更不應奪人之愛，以爲己有，雖是人間絕色，人也聰明智勇，溫柔靜好，到底平日，享受過於豪侈，不免染有習氣，就是有情於我，也未必能够和我心志相同，勤苦力作，助我成就事業，完遂平日心願，何況又是蠻王之妻，許多顧忌，孟雄雖然年老，對於鳳珠，却是情深愛重，體貼入微，又有救命深恩，以前夫妻，也頗和好，何故拆散人的夫妻，蠻人情熱，如有變故，必以死力相拚，對方那大勢力，自己和王翼，固不免於身敗名裂，鳳珠也必受到慘害，於勢既所不能，也太問心不過，無奈自從相見以來，此女的萬方儀態，便橫亘胸頭，丟他不下，又感激他窮途援手，救命之恩，刻骨銘心，無法化解，夫妻之愛，首重專一，自知情癡太甚，再娶別人，定必顧此憶彼，不能忘情，像這樣溫柔美貌的絕色佳人，休說身居蠻荒流亡難返，便是回轉故鄉，也決不會再遇到第二個，我既打算以畢生心力，在蠻烟瘴雨之鄉，開闢出一片桃源樂土，使大衆蠻苗，化去凶野之性，專以耕獵採荒自給，化除種族私見，連生帶熟，（未開化的生苗野獠，與通曉漢俗語言的各種蠻苗，）合成一起，將那些專吃蠻苗的惡霸奸商除去，不再受人壓榨欺凌，殘殺搶奪，

除用山中土產，獸皮藥材金沙之類，互相公平交易而外，誰也不許勸蠻行凶，隱伏森林密菁之中，殺人越貨，使漢苗仇恨，越積越深，彼此不利，一面教以語言文字，興建田園房舍，以備收納中土窮苦人民，以及受那貪官污吏，惡霸豪紳，陷害逃亡的正人義士，似此艱鉅事業，想要辦成，不知要費多少心血人力，不應爲一女子，沮了志氣，這才決計終身不娶，對於鳳珠，祇是暗中癡愛，表面却不令其絲毫露出，萬一機緣湊巧，蠻王老死，無論嫁與不嫁，能在自己盡心盡力，愛護之中，時常相見，於願已足，後來小金牛峒避禍，王翼爲了鳳珠之事，背人密商，再興本心，也願二人，將來結爲夫婦，但要候到蠻王老死之後，不願二人，爲此犯險受害，同遭慘禍，受人之德，謀人之妻，於理也實不合，力勸王翼，或去或留，要有決斷，寡婦再嫁，原合情理，如其情深愛重，心志堅定，便應離開小金牛峒，憑自身之力，拚受苦難，謀生自給，一面相機結納別族蠻苗，另覓樂土，開闢土地，時機一至，自然水到渠成，既不計較艱危辛苦，也不再問對方年齡老少，仗着年輕，守他到底，真能有此毅力勇氣，自己情願終身相隨，助其成功，否則，便應明言相告，使鳳珠灰心斷念，決不可藕斷絲連，因而兩誤，不料王翼，始終委決不下，恨不能一箭雙鵰，才對心思，照着當地蠻俗，勢所不能，何況一是蠻王之妻，事屬萬難，一是蠻苗之女，情熱如火，已成全峒之主，執掌生殺大權，稍一

疏忽，大錯立成，幾次婉言相勸，痛陳利害，王翼非但不聽，反以巧言哄騙，再與偏又遇到姬棠這樣一個貌美溫柔，而又一往情深的蠻女，人非太上，不能忘情，長年相處，同居一室，日常看到對方那樣深情苦戀，身世又是那麼孤苦零丁，早由同情，生出憐愛，任換何人，早已搖動；祇爲再興，心志堅定言行如一，一經出口，永無更改，雖覺姬棠，溫柔美慧，對於鳳珠，仍是念念不忘，始終不肯拋棄成見，初到碧龍洲時，想起鳳珠臨別時，曾有明年來此，避暑之言，日常盼望，不料蠻王孟雄，被囚苗暗算，重傷殘廢，鳳珠日夜服侍，不能踐約，想起孟雄雖老，體質強健，暫時決不致死，這片面相思的意中人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才得相見，心便愁悶，平日再興耕作甚勤，起居遊息，均有定時，每當耕獵歸來，必借倚枕假眠，思念鳳珠，幾乎成了習慣，雖祇懷念心上一人一顰一笑，并無邪念，日子一久，姬棠見他每日飯後，必要閉目靜思，面容時喜時愁，有時並還口角微動，彷彿與人說話神氣，幾經細心觀查，終於看破，知爲鳳珠而發，恐其日久，成了心疾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愁慮，便乘再興高興頭上，婉言相勸，暗中點醒，最後淒然說道，興哥，我雖對你，情愛專一，照我當初打算，我已答應在先，做你一世名色夫妻，也是心甘願意，如其背約，要娶別人，我雖不會傷你，必與此女，同歸於盡，今已被你至情感動，知你苦志難移，癡心太甚，我又愛你不過，情願收回前言，祇

不棄我如遺，萬一將來，機緣湊巧，你愛那人，能如你意，或明或暗，俱都由你，我決不存他念，照你這樣朝思暮想，夢魂顛倒，人家連影子都不知道，非但冤枉，人還必要受傷，我爲此事，痛心愁急，已非一日，情願捨了自己，到時助你成功，祇請寬心保重，不要過分相思，便算可憐我這薄命人，對你一番癡心了，再與見他，話未說完，兩行清淚，已奪眶而出，無窮幽怨，自然流露，哀豔欲絕，知他情深愛重，情願對守一世，性命不要都可，決不容再有別戀，爲恐自己，相思成疾，竟自忍痛犧牲，收回前言，越發感激他的情義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忙將姬棠的手握住，溫言勸道，好妹妹，不要傷心，你看錯我的人了，我愛那人，你原知道，我也決不瞞你，但我幼遭孤露，受盡艱難辛苦，如今逃亡在此蠻荒異域，雖然歸已無家，因是從小在窮困中長大，對於那些貧苦無告的善良人民，具有無限同情之念，未遭大難以前，便胸懷大志，明知人窮力弱，又無多少知己同道，仍想城市之中，有那些貪官惡紳欺壓，我既無功名，又無財產，決難有所施爲，邊疆一帶，深山之中，地土甚多，祇有恆心毅力，不畏艱苦危險，因已及人，由少而多，照我平日所說，開荒闢土，先聯合各族蠻苗，教以語言文字，耕織之法，逐漸推廣，早晚終能完我心願，人有一分精神，才有一分事業，除日常練武，打熬精力，以備應用而外，對於身體，也頗愛惜，我雖愛極那人，但與常人，尊重情慾，祇

是美色，便想佔爲己有者，大不相同，休看我每日相思，幾成常例，但我耕作起居，讀書練武，均有定時，不過每日飯後，把昔年初見，日常相對言笑，直到別時光景，舊夢重溫，回憶一遍，此生既無同夢之想，人又不知何時，才能見到，借這片刻尋思，引爲自慰，至多盞茶光景，一到有事之時，我便丟開，始終未生一毫別念，決不致於害及心身，更不會妨我事業，至於你我情義，祇有日益深厚，常覺對你不起，爲了自來力主一夫一妻，情愛專一，因覺那人聲音笑貌，深印心頭，決丟不開，我和棠妹，祇作名色夫妻，不肯化除成見，便由於此，如其照你方才所說，以我智力強毅，早晚終能守到時機，但是這麼一來，休說與我平日心志不符，而你對我這樣深情熱愛，我却別戀他人，休說負心背義，對你不起，便對那人，也是有違初心，焉有此理，好妹妹祇管放心，我對他固然愛到極點，對你情義更深，祇恨我生具特性，成見難移，無可奈何而已。姬棠聞言，反到化悲爲喜，緊握再興雙手，悲喜交集道，興哥，像你這樣男子，真太好了，別的話我也不說，我已知你心意，雖然愛你太深，就是方才之言，由於關心過切，我此時心情太亂，到時如何，還拿不准，但對你愛那人，無論如何，也決不會再有絲毫惡意，何況是你片面相思，人家還不知道呢，再興知他爲人，外和內剛，表面溫婉，性情強烈，自己對於鳳珠，固然從無邪念，他也深信不疑，真要有什舉動，被他看破，定必

以死相拚，或是自殺了事，前因鳳珠，要來避暑，想起女子善懷，越是情癡愛重，越是多疑多妬，自己愛極鳳珠，日常相見，祇管克制情感，含而不露，姬棠心有成見，仍必難免誤會，每一想起，還在疑慮，難得這等說法，立時乘機，把自己心意，仔細分說出來，姬棠始終目注再興，脈脈含情，微笑不答，第二日天降大雨，再興正在尋思出神，忽聽鳳珠，單身趕到，便疑老金牛峒，發生變故，見面一談，果然變出非常，午睡醒後，又被鳳珠請去，看完王翼書信，心想多年好友，他雖無情，我不可以無義，正在塗捺憤怒，自行寬解，忽見幾個女蠻兵，同了蠻女么桃，相繼走進，王翼，蘭花，姬棠，同時回轉，已快走到，不知鳳珠心腹女兵，早將他夫妻背後之言聽去，正要迎出，鳳珠已將那些情書，從容藏好，搖手示意，不令起立，一面仍與從容說笑，先進來的幾個女兵，也各整理房中花草，做些雜事，彷彿先在房中，不曾離開神氣，再興見狀，忽然有些醒悟，方想此女，真個機警沈穩，王翼等三人，已走了進來，鳳珠因是尊長，人又剛好，祇微笑把手一抬，令衆同坐，暗中留神查看，見姬棠進門，朝自己招呼了一聲，便和再興，同坐旁邊竹椅之上，雙方神情親密，自然流露，再看王翼，也和蘭花做了一對，坐在身旁不遠，藤榻之上，口中說笑，目光不時偷看自己，和那年遇見不久，雙方發生情愫，當人以眉目示意，一般光景，心雖恨極，表面仍是說笑從容，有問必答，鳳

珠美豔入骨，容光照人，隨便言笑動作之間，均具無限丰神，再要稍爲給對方一點詞色，便由不得使人心情陶醉，彷彿他那一雙淨如澄波的媚目，藏有極大魅力，使人不敢逼視，何況王翼本極迷戀的人，久別重逢，見他連經患難，長途風塵，雖然玉容清減，比那年初見時，消瘦了兩分，滿屋花影，明燈之下，越覺人面花光，互相輝映，美到極點，起初還恐自己，負心薄倖，又不該想盡方法騙他，對方滿腹悲憤，決所不免，那知從見面起，始終神態從容，沒有一點表示，祇初來暈倒，彷彿爲己而發，後來談到老王身死，連受奸人暗算，歷盡艱危，稍爲流淚悲感而外，不久便復原狀，此時對面，仍和以前一樣，若無其事，色令智昏，不知鳳珠，心已傷透，蘭花又感激鳳珠以前愛護他父女的恩義，知他最愛鮮花，所居又是竹樓，房中本就陳列着不少當地特產的各種鮮花香草，蘭花再一刻意求工，細心佈置，方圓六七丈一間大樓房，幾乎點綴成了一座花宮，滿屋花影離披，香光浮動，當中本懸有十來盞紗燈，鳳珠又穿着一身素白，霧縠冰紈，縞衣如雪，吃四壁千百朵各色奇花異草一陪襯，越覺儀態萬方，美若天人，蘭花姬棠，並非不美，平日看去，也覺佳麗難得，燕瘦環肥，各有各的好處，此時同在一起，不知怎的，二女竟被鳳珠，比了下去，彷彿一是明珠美玉，國色天香，清麗出塵，容光獨豔，一是閒花小草，俗粉庸脂，非不好看，祇是比較不得，像姬棠那樣其人如玉，脂粉

不施，自然娟秀，人又端靜安詳，音聲溫婉，雖無鳳珠那樣絕代容華，還似空谷芳蘭，自然幽麗，晴雪梅花，凌寒獨秀，別具一種高潔之致，蘭花却是天桃穠李，祇管熱情奔放，濃豔非常，毫不耐人尋味，和鳳珠一比，固有天地之分，便較姬棠，也有雅俗之別，人情都是隔鍋香，老婆總是別人的好，王翼此時，癡心未死，妄念又生，對於鳳珠，由不得越看越愛，以爲鳳珠漢人，不比蠻女，三妻四妾，人之常情，也許對於自己，鍾情太深，祇管心中氣苦，並未忘情，何況前娶蘭花，爲勢所迫，出於不已，祇要日後設法，私見把以前爲難經過，向其說明，再陪一點小心，十九能得原諒，這等絕色佳人，休說二女同歸，便得一夕之歡，也不虛生一世，祇是蘭花，情熱心專，休看夫妻情好，如知別有所愛，決不甘休，又是本山之主，威權極重，平日夫妻恩愛，形影不離，休說背人密語，暗地幽會，便想稍通情愫，也難辦到，人又聰明機警，私情一洩，恩愛夫妻，立時變成冤家，闖出禍來，如何是好，越想越覺可慮，但又不捨鳳珠，正在左思右想，心亂如麻，姬棠早看出他，和再興完全不同，一個祇管愛極鳳珠，情癡更甚，目光也常注定在對方身上，但是言笑從容，對於自己，仍和平日一樣，神情親切，未改常度，彷彿對方是個情分極深的至交老友，久別重逢，雖然愛護關心到了極點，祇是至情，自然流露，沒有一點矜持做作神氣，王翼却是不然，一面偷窺鳳珠，目光不

正，一面却又防人看破，故意想了許多不相干的話，和蘭花說笑，假裝親熱，顧了那頭，顧不了這頭，往往語無倫次，答非所問，面上常帶笑容，神色却是陰晴不定，心中有事，一望而知，蘭花對丈夫情厚，正將桌上鮮果，用刀削了，遞與王翼去吃，一點不會理會，鳳珠一面用銀叉，挑着蠻女所削鳳梨，從容咬吃，一面隨衆說笑，先後朝王翼祇看了兩眼，目光便轉向別處，知其痛心已極，暗忖，像王大哥這樣男子，真個該死，看他神情，恐還一向情願，未必知道人家，心已傷透，還在妄想勾引，以後日常相聚，早晚被他，闖出禍來，此人死不足惜，鳳珠好好一個美貌聰明的女子，休說丈夫，連我都是越看越愛，如爲此人所累，一同受害，豈不冤枉，心正尋思，見王翼忽然面現愁容，裝着一臉假笑，一言不發，蘭花削的鳳梨，業已裝了半盆，王翼一片還未吃完，忍不住笑道，蘭姊不要削了，大哥因妖巫來犯，正想心事，無心吃呢，我們都受過夫人好處，王大哥更有救命之恩，無論如何，也須以全力相助，不令奸人，傷他毫髮，休說別的，如因我們，照顧不到，稍爲疏忽，使夫人稍受虛驚，也問心不過呢，王翼聽出姬棠，語帶雙關，暗中點醒，想起蘭花情熱，人又剛猛，不禁心驚，嚇了一跳，忙答，我們祇顧閒談，還忘了向夫人，稟告妖巫之事呢，原來王翼，先恐鳳珠，得信憂急，意欲把妖巫警告，暫時隱起，等想好主意再說，蘭花姬棠，也覺鳳珠，傷病未愈，事已至

此，祇有全力防禦，設法除此一害，說了徒亂人意，使多憂急，並無用處，已然說好，暫時不談，祇向鳳珠，稍爲提了幾句，底下都是隨便說笑，及聽王翼這麼一說，均覺奇怪，祇得說了出來，其實么桃口快，鳳珠早已得信，深知老妖巫的利害，先頗驚慌愁急，繼一想，王翼如此負心，此後孤苦零丁，無家可歸，活在世上，也無什麼意思，好在這裏有危崖森林之險，妖巫雖極凶毒，所習都是幻術障眼法兒，祇能愚弄無知蠻苗，並無實效，已被姬棠說破，蠻苗不再信畏，就由森林之中，暗中掩來，想要害人，也非容易，事情還早，藥得借此試探孟龍父女，和王時二人，對我真意，好了暫且寄居，相機行事，到時再說，否則，自己還有四五十個女蠻兵，都是從小相從，能共患難生死的心腹，便是本山許多犯罪的蠻苗，至少也有一半，受過我的恩惠，都是勇猛心直，無德不報，森林之中，地方廣大，當中一片，雖被密林和各種奇險隔斷，祇要不畏艱險，並非不可通行，前聽丈夫說道，祇要有人，將中部一帶天險隔斷衝破，便到森林中心，惡鬼峽左近，平湖旁邊，疏林之中，這方圓千百里的前古森林，祇此中心一片高原，可透天光，水秀山清，風景極好，可惜四圍地勢，奇險無比，無論何方入林，均難走到，由前山口進去，更有浮沙火石，毒蟲猛獸之危，因此這多年來，由前山入口，那幾家結隊採荒的土豪，費盡心力，至多走到離湖五十里的紅蛇溝爲止，從無一人深入，由小金牛

峒高崖這面，穿越過去，路近得多，中間雖有數十里的密林阻隔，內藏各種毒蛇猛獸，飛蟲惡蟻，步步皆是危機，通行也非常容易，但是人力還可克服，不似前山口那兩條路，簡直無法通行，一個不巧，遇到浮沙火石，或是古木自焚，毒瘴暴發，去的人都要死絕，不能生還，據說林外，還有兩條祕徑，深藏林中山腹之內，如能尋到入口，更是平安容易，當小金牛峒未發現時，會有本族中十幾個壯士，奉命採荒，在森林中迷路，無意之間，發現祕徑，居然穿通出去，到了湖旁，得到許多珍貴藥材，大量金沙，歸途不知因何中毒，勉強回到原地，一出森林，人已傷亡殆盡，祇剩一人，剛剛說完前事，便毒發身死，詳細走法，和那兩面入口，藏在何處，也未明言，惡鬼峽和平湖的地名，也是去的人所取，並在當地，遇到一種穿白衣的野人，身材矮瘦，人却短小精悍，動作如飛，所用飛刀飛矛，多利害的猛獸，打中必死，奇毒無比，利害非常，先與去的人，處得極好，互相約定，以後常時來往，並以客禮相待，聲如鳥鳴，言語雖不十分通曉，但都聰明機警，也最合羣，孟雄之父，聞報之後，曾爲此事，費了不少心力，想將這條祕徑打通，連派多人，均未如願，祇將小金牛峒，和碧龍洲，一片荒地，闢闢出來，作爲入林採荒的蠻獠，平日棲息之地，孟雄做了峒主之後，又命孟龍，來此坐鎮，也曾令其留意，暫時查探，並將昔年死人，遺留下的兩片樹皮，所畫地圖，分了一片，交與孟

龍，令在採荒時，照着所行途向，深入查探，無奈幾次回報，均說林中，危險太多，至多走進二三十里，便難再進，那條石洞通路祕徑，更連影子，也找不到，年紀一老，無此雄心，也就罷了，這日聽他病中提起，忽然心動，便將所存地圖，取出觀看，無意之中，發現好些疑點，心想，昔年誤走祕徑的壯士，共有十四人，祇得一個往返，剛出森林，人便相繼死去，所行祕徑，應該來去是一條路，如何說有兩條，又知孟雄年輕時，心高志大，比別的蠻人，聰明細心得多，因聽平湖和惡鬼峽左近，珍貴之物甚多，去的人死前曾說，初到當地，爲了雙方言語不通，和那許多野人，幾生誤會，後因去的人，各帶有一串做裝飾的玻璃項圈，還有一些針綫，看出野人喜愛，送他講和，方得化敵爲友，別時言明，將來再去，便用樹皮爲證，圖爲火畫，上面還有野人火印，恐孟龍心粗，將其遺失，祇給了一片與他，另外用紙，將上面火畫圖形，照原樣仔細仿畫下來，連所剩原圖，放在一起，連日仔細查看，覺着那片樹皮，不像是樹心的內皮，似紙非紙，歷時百年，已成黃色，紋理極細，不先聽說，決看不出那是樹皮，極像一張尺畫來長，半尺來寬，分許多厚的皮紙，所畫途徑，形如蚯蚓，往返曲折，高低上下，歧徑甚多，並非通體相連，再拿紙上仿畫的地圖，互一對比，另外一張，彷彿自成一路。畫法曲折，却是大同小異，都是無頭無尾，也未畫明出路入口，心中奇怪，問知紙圖，也是

兩份，一交孟龍，照圖尋覓，已被採荒探險的人失去，人也同時失蹤，大小形式，全都一樣，心想，祕徑要是兩條，所畫道路，不應形勢走法，都差不多，又無出入洞口，於理不合，次日尋了幾個曾往森林採荒的老蠻，仔細盤問，又問出這類樹皮，從來無人見過，圖上火畫，也無一人會畫，反正無聊，一時好奇，仔細推詳，忽然醒悟，那圖本止兩張，內中並還藏有暗記，又向丈夫，仔細探詢，那十四個壯士，採荒迷路，以及死時光景，和所說的話，越發悟出許多道理，再聽么桃來報，說起老妖巫，要由森林那面，來犯之言，越想越覺以前所料，有了幾分，非但林中，藏有一條祕徑，祇要細心搜索，便可找到，而那地圖，也是惡鬼峽野人所畫，並非樹皮，實是野人所用厚紙，也許上面火畫，還是野人所用文字符契之類，並非真個地圖，自己身世淒涼，又受王翼欺騙，便孟龍父女，記念前德，始終恭敬優禮，每日與薄倖人相對，也是氣憤，再要受他輕視，或因王翼色心不死，發生枝節，更是不值，與其寄人籬下，長年悲憤，轉不如帶了這些心腹女兵，尋到林中祕徑，穿通過去，照丈夫所說，當地非但水碧山青，繁花如繡，土地肥美，出產珍奇，而那許多野人，也頗善良，容易收服，再由當地，越過兩處險地，和一片危峯峭壁，翻將過去，還可繞路出山，回轉故鄉，好在此來，本打長久主意，無論衣食兵器，解毒靈藥，各種必須之物，均有准備，帶得甚多，何處都可安身立命，何

必非要在此不可，略一盤算，便把前事放開，故作不知，隨便三人談說，極少開口，再興起初，也是怕他，得信愁急，祇顧談論王翼，觀看情書，不會提起，等到王翼，聽姬棠示意警告，心中一驚，脫口說出，鳳珠方始笑問，方才你們說，五虎命人來此恐嚇，業已打發回去，如何這樣說法，莫非老妖巫，也來鬧鬼麼，蘭花轉面埋怨王翼道，你真藏不住話，叔婆長途跋涉，連經險難，日裏見面時，那樣傷心愁慮，好容易睡醒起來說笑，高興一點，天已黑透，我們正想陪他，賞月飲酒，暢談半夜，明日商量接風，稍爲盡點人心，如今他人剛好，一點酒飯未吃，你便先說掃興之事，如將叔婆愁腸勾動，鬧得大家都不高興，莫怪我收拾你呢，王翼話已說出，無法收回，搶笑答道，我固粗心，不該先說，但想老妖巫的障眼法，已被棠妹說破，伎倆止此，不足爲慮，夫人又是女中丈夫，武功高強，我們防備嚴密，休說森林阻隔，不能飛渡，萬一偷偷掩來，也祇送死，便是狗賊孟五虎，大舉來此，憑我們這幾人，也必將他斬盡殺絕，不使一人漏網，夫人智勇雙全，料事如見，怎會把這區區妖孽叛賊，放在心上，蘭花嬌嗔道，他是我的叔婆，你不比時二弟，應該跟我喊他叔婆，才顯親熱，這樣夫人夫人的作什，鳳珠見二人爭論，也不接口，轉向時姬二人道，王翼是我姪孫婿，說不得祇好自大一點，二弟和我，早就平輩相交，既非親屬，又非孟家同族，今日業已說過，爲何也是那樣俗氣的稱

呼，莫非薄命人，高攀不上，賢夫婦有見外之意麼，姬棠聰明絕頂，早就看出鳳珠，對於再興，雖比初見時，神情親切得多，但與對付王翼，情景不同，對自己也比以前親熱，料知再興，癡情熱愛，對方必已明白幾分，回時，二人又在房中談笑，再興面有感憤之容，也許雙方，話已說開，鳳珠傷心太甚，對於再興，祇是感激，並無別念，故連自己，連帶看重，當作親人一樣，否則，不會這等口氣，心念一動，覺着對方，美慧絕倫，如知我的癡情苦志，多半能夠相助，便不等再興開口，搶先笑道，姊姊不要多心，此是興哥對你，敬愛太甚，以前喊慣，又與王大哥，是結拜兄弟，一時之間，改不過口來，以後准定改作姊弟稱呼好了，鳳珠嫣然笑道，本來人心難測，稱呼原是小事，不過名分一定，到底有了界限，彼此也顯親切一點，再興聞言，自是高興，立時改呼姊姊，蘭花因鳳珠，自來愛他，也覺此言有理，內中祇王翼一人，聽出鳳珠，語帶雙關，暗中雖在叫苦，勉強改呼叔婆，癡心妄想，仍誤以為鳳珠怨恨薄倖，一時之氣，彼此情愛素深，日子一久，女子心軟，祇要說明委屈，和被迫成婚經過，仍能回心轉意，雖然蘭花情熱，事太可慮，好在鳳珠有恩與他，如能多用心機，使二女情分日深，相機而行，也非無望，這一改了稱呼，還可少却好些顧忌，便是形跡之間，稍為親近，蘭花也不致於生疑，這一專往好處去想，更把利害忘記，因知再興，比他更癡，平日力說，決無他

念，此時對方稍加詞色，立時乘機親近，改呼姊姊，姬棠又是他的名色夫妻，如對鳳珠用情，比自己有利得多，不禁生出妬念，再興始終祇當王翼，問心不過，言動失次，別的均未理會，姬棠旁觀者清，看出王翼，面有憤容，越發輕鄙，心生厭恨，正要提醒再興留意，王翼急於討好，便將妖巫派人警告經過，一一說了出來，鳳珠聽完，笑問蘭花道，聽你叔公說，去今三四十年以前，曾有十幾個本族壯士，往森林採荒迷路，誤走惡鬼峽，遇到許多野人，還得了許多珍貴之物，放在那裏回時剛出森林，全都死去，後來叔公做了峒主，意欲命你父親，派人查探那條祕徑，並還交他一片樹皮地圖，和仿畫的紙圖，幾次入林查探，均未尋到，最後有兩得力族姪，自告奮勇，備好乾糧，應用之物，帶了三十人，深入探險，不料中途遇險，爲首兩人，性太剛猛，冒險前進，終於失蹤，一去不歸，連尸骨也未尋到，跟去的人，看出形勢凶險，實在無法再進，祇得退了回來，地圖從此遺失，我料森林，黑暗凶險，多高本領，也難通行，老妖巫人最狠毒，一向言出必行，不是十分自信，決不會那等說法，早晚必由森林這面，掩來擾害，那條祕徑十九，被他尋到，手下並還結有不少黨羽，否則，單是老妖巫一人，如何說此大話，另一份圖樣，我雖看過，還有好些，不能明白，你叔公和我說時，人已病重，當時有好些話，未及細問，等我想起，人已去世。你父親既知此事，想必你也知道，可曾留

下底圖沒有，蘭花答道，此事我非但知道，以前並還出了重賞，派人去過幾次，都是到了殺人崖前，遇到各種險阻，中途折回，我先不信，那麼利害，比時年紀太輕，剛剛管事，胆大心粗，又選了數十名胆勇之士，親身往探，第一次剛過殺人崖，便遇大量飛蛾毒蟲阻路，祇得退回，二次前往，又連遇毒瘴，和大羣毒蛇猛獸，前面全是好幾抱粗的木牆，和大小深溝，毒泉浮沙，去的人死傷了好幾個，我也幾乎把命送掉，實在無法再進，這才死心，後來又往兩旁搜索，那森林一面通到叔婆來路，峭壁之上，一面與湖西南絕壑相連，那壑寬達百丈，壑底終年毒霧迷漫，對岸又是大片危峯峭壁，休說是人，便是鳥由上面飛過，稍低一點，便中毒下墜，送了性命，本來猿鳥均難飛渡，兩面石頭，還有兩三處污泥沼澤阻隔，中間生着許多吃人的怪草毒藤，稍爲沾身，人便被牠裹住，越掙越緊，同伴往救，一樣被他纏住，休想脫身，眼看中毒，慘號而死，無法上前，次日往看，藤雖鬆開，人已成了一堆白骨，用盡方法，至多走進三四十里爲止，林中終年昏黑，有的地方，燈火都不能點，本就奇險，一過殺人崖，快活樹，步步皆是危機，最利害可怕是那浮沙虛泥，表面一點看不出，往往數十個人一路，走着走着，左右前後的人，忽然不見，有時相隔較遠，連聲影都未聽見，經此一來，我才死心，今日聽說，老妖巫公然明言，如不聽他命令，獻出叔婆，二弟和姪孫女婿，連同小金牛峒，歷

幸所存，各種財貨金沙獸皮，便將我們全數殺光，他那來路，就是森林一面，爹爹以前，見過老妖巫，知他爲人凶險，說到必要做到，先頗驚慌，後經棠妹，識破他的妖法，全是假的，鬧鬼騙人，並非真有什麼鬼神，人心稍定，爹爹還說，老妖巫早晚必來，森林可慮，我却不大相信，一則，林中地勢，我和這裏的人，俱都熟悉，實在無法通過，就是另有祕徑，他也非要過了快活樹，才能走到，中間二十多里險地，算他能夠越過，還有我們常往採荒的大片森林，直到出口，也有十五六里，共祇兩條往來之路，自從上年，發現大羣犀牛，我便命人，輪班防守，日夜有人窺探守望，不等走出，已先得信，近年全山蠻苗，越發忠心勇敢，又由我們四人，教會好些兵法武藝，稍有警兆，到處都是埋伏，便將老金牛犢的敵人，全數引來，也必殺他個一人不留，何況事實上，決難通過，叔婆放心好了，鳳珠道，天下事，往往出人意料，何況森林地方廣大。光景昏黑，你們以前，雖經仔細搜查，決走不完，你自己至多去過幾次，好些地方，均有密林阻隔，其勢必有遺留，不足爲憑，就是防禦周密，小心總好，你那兩次前往，可是照圖而行麼，蘭花笑答，我還忘了對叔婆說，當初爹爹命人往探，因有人說那樹皮，說是野人約會見面的信符，必須帶去，爲恐去的人，遇險失落，把上面的圖形，抄了好幾份，與叔公所交另一紙圖，合在一起，去的人共帶了五份，以防中途走散之用，自己留

有兩份，藏在峒中，多年不會用過，孫兒去時，費了好些事，才將那圖尋出，據說和原來兩圖，畫得一樣，還是棠妹之父，用墨所畫，起初當他有用，後在途中，仔細查看，非但入口一帶，不曾畫出，連殺人崖，快活樹，兩處地勢，也無一相同，這兩處地方，形勢雖極凶險，均有天光透下，照着第一次去的人，臨死所說的話，也全不符，尋不到一點線索，初意祇當相隔祕徑尙遠，還未走到，圖上所畫，全是山腹中的祕徑，非要找到入口，看不出來，後聽爹爹和一個八九十歲的老人說起，當初我們這裏一片湖山野，本是叔曾祖六十年前，因往隔山銀坑峒，索取金沙，出洞打獵，追趕兩隻大香獐，將路走迷，無意之中，尋來此地，同行祇二三十人，到有一半，被猛獸衝散，爲恐銀坑峒主看輕，又不願被他知道，仗着所帶的人，年輕力壯，本領都高，人人武勇，看出這裏，出產甚多，森林內更是富足，率性停留下來，另外尋覓出山道路，共在此地，住了三個多月，最後尋到叔婆來路那片危崖，用藤索繩將下去，回轉老峒，留守各位尊長，見人一去不歸，心疑叔曾祖，被銀坑峒那羣生苗暗害，正在召集各峒蠻苗，准備由東北山口，翻山入內，尋往報仇，先是等在銀坑峒，沒有出獵的那些蠻兵回轉，說老王自出打獵失蹤，搜尋月餘，在隔山森林中，陸續尋到幾個被野獸衝散，被困迷路的同族，得知當日打獵，遇到大羣猛獸，傷亡了好幾個，老王實被猛獸衝散，並非苗人暗害，後又

搜尋多日，連尸骨也未找到，祇得回來送信等語，正在將信將疑，叔曾祖人便回轉，覺着這裏，財貨甚多，如將危崖來路守往，誰也不能侵入，銀坑洞那面來路，更是奇險，當初原是情急逃竄，無意之中，尋到過來的這條險徑，地勢隱僻，從古以來，無人走過，最關緊要的一條石梁，本可連接兩邊絕壑，但是高低不平，險滑異常，靠近對面一段，又早斷塌了兩三丈，逃過來時，原是逃命心切，迫於無奈，爲了銀坑峒，深居萬山之中，上下翻越，要經過二三十處斷崖峭壁，叔曾祖素來力大身輕，胆勇無比，帶的人都是千中選一的壯士，各人身邊，均帶有特製套索鐵鉤，練就飛索渡人之法，走到盡頭，沒有道路，那似人非人，力大無窮的怪猩猩，又滿山遍野，追將過來，不往前進，必遭慘殺，才在危機一髮之間，用飛索渡將過來，就這樣，後趕到的兩人，仍爲猩猩所殺，那條斷石梁，最長的一段，在我們這面，彷彿一根十多丈長的大石條，孤懸崖口，平伸出去，年久石腐，不是中間一段，本來有石筍托住，早已全數崩塌，那梁最寬之處，祇三四尺，仄處不滿一尺，厚薄不等，最薄之處，不過尺許，逃時心慌，沒有看清，上面早有許多裂痕，人數一多，竟將當中一段，壓斷坍塌，壑中終年霧氣迷濛，深不可測，過時警覺稍遲，也必隨同墜落，死在壑底，照此形勢，這方圓數百里的地面，彷彿另一天地，外人休想走進一步，森林裏面，雖與西南，西北兩面，採荒人往來之地

相通，林內地方廣大，黑壓壓方圓千百里，那兩路開荒的人，用了多年心力，至多入林三數十里爲止，人跡所到，不過百之一二，去的人已是危機四伏，每次探荒，都有傷亡，再要往前，便是寸步難行，由這面去，到處密林巨木，浮沙蟲蟒阻隔，毒蛇猛獸，和各種凶毒^的飛蟲，防不勝防，入林數里，步步皆有奇險，休說那兩路探荒的人，無法穿過過來，這樣滿佈毒蛇猛獸，暗無天日的大片森林，我們也無法走將過去，探荒所得，却是無盡無休，不可數計，這樣好的地利形勢，自不肯捨，這才選出一些胆勇之士，設下分峒，起初來的，都是自己人，後覺人不够用，才將罪人苗奴發來，採荒贖罪，這位老人家，彼時年才十二三歲，設心頗好，無意之中，和我談起，當那十四個壯士，出林以前，好似自知必死，曾在林中，連吹蘆笙，因是留守的人不多，正在別處打獵，沒有聽見，到了第二日清早，他見無人接應，這才相繼跑出，有的還在吹那蘆笙號角，等我們這裏的人，老遠望見，連忙趕去，他們已死了十來個，後死兩人，雙目皆瞎，撲到林外草地之上，見人之時，正在拚命，因是受毒太重，祇有一人，一面交出地圖，一面勉強訴說經過，這位老人家，因是年幼，見大家都圍住那人問答，擠不上前，林旁倒有一人，氣還未斷，他手邊恰巧拿有半隻吃殘的西瓜，認出那人，是他族叔，便將西瓜，喂他吃了些，那人吃完，好了一點，連喊人來，因隔較遠，衆人當他已死，都

圍在拿地圖的身旁，急於詢問，亂成一團他喊聲又低，無人理會，這才含着眼淚，說他所去之處，好處也說不完，他們送命，咎由自取，否則，也不會死，可惜還有金條，和兩張信符，中途失去，可代轉告老王，急速尋到那條祕徑，帶了另一人的信符，將這送命之物交還，向主人認錯，去的人祇要不生惡念惡鬼峽那些主人，都極公平講理，非但不會受害，他們所留許多珍奇貴重之物，還有大量金沙，均可隨意取回，一面又由身旁，取出一根斷箭，和一些灣灣曲曲的金條，剛說得這便是那要命的惡鬼，人便毒發身死，彼時年幼好奇，母親早死，兄嫂帶他來此採荒，性都凶暴，常受打罵，平時見人，不敢開口，又見那金條，曲曲灣灣，和蟲一樣，金光錚亮，好看已極，恐被兄嫂奪去，乘人不知，偷偷藏起，一直不會與人觀看，後來叔曾祖死後，叔祖命人探險，得見地圖，想起上面火印，與當年金條形式一樣，便向一人談起被乃兄知道，強討了去，跟着，乃兄奉命入林探路，人便失蹤，連箭頭金條帶圖，全數失去，因乃兄貪功心盛，強討金條，也未告知爹爹，還不許他洩漏，所以一直未說，他見那金條，埋在土中多年，還是那等明亮，不捨全數交出，偷偷留了兩根，如今他是這裏老頭目，看我長大，從小憐愛，他又孤身一人，無兒無女，說完，便取出來，送我當手飾帶，我見那金條，形如蚯蚓，曲曲灣灣，約有小半個指頭粗細，一長三寸，一長寸半，大小形式不同，他說此

是長短兩根，試拿地圖一比，內有兩處圖形，把金條放將上去，大小長短，連同彎曲之處，全都一樣，彷彿那些金條，均照圖樣制成，這才明白，那兩片樹皮，乃是野人所用信符，或是一種珍貴的圖樣，並非祕徑圖形，不是將死的人，毒發昏迷，把話說錯，便是有話，不曾說完，這兩片樹皮，和那金條，雖都關係重要，但照圖上走法，却是無用，我也料到先去十四人，迷路之處，離此並不甚遠，無奈日久年深，爹爹來作嗣主，事情早已過去，隔了多年，一些耳聞目覩的老人，均差不多死光，最關重要的，便是這老人的兄長，非但那些探險歸來的人，死時光景，和所說的話，全都知道，便是那金條與樹皮的用處，也有幾分明白，偏生此人，便是奉命探路的大頭目，連人帶圖，全都失去，那大小十幾根金條，也未與人觀看，全憑猜想，自然艱難，我因金條，又黃又亮，實在好看，可惜長短不齊，知道棠妹的爹爹，會做好些手藝，地圖又他仿畫，先想託他改造，那知他正生病，一見金條，面容大變，剛剛答應，代我改成耳環，忽見我和棠妹，說笑親熱，幫他出氣，面上立現愁容，朝我再三囑咐，說這兩根金條，乃是深山中野人的珍貴之物，看得比命還重，怎會到你手中，他並不會見過這類東西，乃是以前師父指教傳說，今日才得見到，連以前代畫之圖，均與昔年所聞鬼頭苗的信符，一樣形式，這類珍貴之物，對方決不肯失去，如被知道，必成仇敵，非將他奪回，還要將仇人，

全數殺死，決不甘休，照理你不會有這東西，如何到手，要我快說，我此時雖已幫助爹爹，管理他們，並還連去森林探險，年才十三四歲，爲了爹爹寵愛，我又有點力氣，肯代人說好話，那麼凶惡的生苗野獠，全都對我信服，無一違抗，我小小年紀，敢於入林探荒探路，也由於此，便將前事告知，再取紙圖與看，他將圖與金條，比了又比，似更憂急，說他常年爲奴，苦痛悲憤，身染重病，命必不久，祇棠妹一女，求我始終愛護，將來婚姻，由他自主，不令受那惡人欺侮，等我答應，執箭爲誓，才說這兩根金條，關係全山人的安危，幸而這裏，沒有知他來歷的人，也無什人看見，趕緊密藏起來，從此一字不提，便是這張紙圖，也不可放在外面，以防失落，更不可帶入森林，並說所畫，實是鬼頭苗的信符，與祕徑圖形無關，不過這類鬼頭苗，深藏森林之中，已千百年，女多男少，大半均精邪法，從來不與外人交往，昔年祇有一個苗巫，不知因何因緣，深入其境，見到他們爲首的人，住了些時，費了許多心計，才得逃回，他的踪跡，祇此苗巫一人發現，洩露在外，苗墟蠻荒之中，這類神話謠傳最多，原不足奇，因那苗巫，本領甚高，人也頗好，名望最大，向來不說假話，以後雖然無人見到，全都深信不疑，起初還當事出傳聞，不甚相信，三十年前，忽有兩個姬家苗，因往森林採藥，爲人治病，林中迷路，連在裏面，亂竄了二十多天，乾糧早已吃完，全仗草根樹皮，和林中野菜小獸

度命，這日偶吃野菓中毒，附近又有毒蛇猛獸，眼看危急，忽被兩個女鬼頭苗救去，將其救愈，在兩心情願之下，結了夫婦，照他風俗，有人誤入其境，祇不犯禁，或是有什惡念，去留任便，當地所採金沙等珍貴之物，也由來人，隨意取走，並不相干，如能得他歡心，或是有什彩繡針綫等，他們心愛之物相贈，還肯盡力相助，不過走時，必要施展他那特有的邪法，迷人耳目，使來人迷却途向，不能再去，他那裏別無惡意，又最喜愛紅色之物，如能帶去送他，便當上賓看待，遇事定必出力相助，這兩個姬家苗，均未娶妻，感他恩義，家又窮苦，見當地風景極好，女的情愛又重，一住好幾年，已無歸志，內中一人，忽然思念家中貧苦的兄嫂叔父，知道來人，祇一成婚，便不能離境一步，否則必死，森林黑暗危險，往返太難，如其服了毒蟲，到期不能趕回，便要毒發身死，就是女的，幫他求說，爲期至多三月，非要期前趕到，服他特製解藥，萬無生理，請求答應，又是極難，祇一開口，不問允否，便存三分敵意，始而不敢冒失，勉強又過了一年，姬家苗都會用周易卜卦，這日算出兄嫂，老病不堪，窮苦更甚，想起從小撫養恩義，傷心流淚，被女的問明心事，因他二人，爲人忠厚，已得鬼頭苗信任，女的夫妻情重，代爲求說，同伴又仗義力保，同服蠱毒，保其到時必歸因那藥性，最長的祇有三月，總算大家，都肯相助，訂好日期，往來有人接送，才得回轉故鄉，暗向家中親屬，

說起經過，以及當地風俗禁忌，所以姬家苗，最知底細，那人帶回許多金沙珍貴之物，不到日期，便趕了回去，姬家苗人最文弱，常受外族和漢家官府欺凌，有那胆大一點的窮人，常往投奔，有的一去不歸，也不知尋到地方沒有，有的中途折回，均說森林之中，步步凶險，照那兩人所說途向，少說要走二三百里，才能到達，勢比登天還難，最多走進十來里，便無法再進，稍一勉強，祇有送死，內中又有幾個遇險傷亡的，前去的人，又從無音信，這才把人嚇住，無人敢於再去，照那兩人所說，信符和那金條，鬼頭苗看得比命還重，隨便洩漏，被他知道，固是危險，如能探明祕徑，照前山走法，將他遺失多年的寶物，與之送去，定必喜出望外，能得許多好處，不過此舉，萬分艱險，當地女多男少，男子前往，易被留住，一與成婚，休想生還，最好先作不知，在採荒時，仔細探明路徑，看那祕徑，是否隱藏山腹之中，與以前所說一樣，一切準備停當，再將他們心愛之物，多帶些去，最好訓練一些蠻女，少帶男子，隨說鬼頭苗，還有許多禁忌，病中無力，不耐多談，等日內稍好，再行細說，那知才過兩天，人便病死，我得信趕去，棠妹哭得死去活來，他人已不能開口，便將金條連圖藏起，照他所說準備，一直留心，什麼綫索，也未尋到，但知那是信符，決非地圖，叔婆如將另一張樹皮帶來，最好藏起，如要看那金條紙圖，我去取來便了。

二 恐怖開場

鳳珠聞言，正在尋思，姬棠驚道，爹爹和蘭姊，談起此事時，人剛病倒，先不許我在旁偷聽，蘭姊走後，我問爲何這樣機密，他祇搖頭，我也不敢再問。次日爹爹病重，忽然向我密囑，以後須要緊隨蘭姊，和他交好，萬一尋到那條祕徑，最好跟去，當地必有幾個族中長輩，與鬼頭苗成了夫婦，如能見到，必能相助，隨又說了好些話，我雖對神立誓，不到時機，不能出口，對於蘭姊，始終忠心，何況夫人姊姊，是與哥的恩人，對我又這樣好法，將來有事，無不盡心，有的話雖不到說的時候，但是鬼頭苗，雖能分辨善惡，無故不肯傷人，却喜感情用事，先入爲主，尤其他這金條，大小長短三十七根，一正一副，共計七十四根，排用起來，算是兩個八卦，來人帶回的，祇得十七根，並非全圖，他那卦象，如何排法，無人得知，既與圖形相合，可見祇是正反兩付卦爻之一，至多失去兩卦，不能配全，如我所料不差，這十七根金條，必是第一次去的人，看出他的寶貴，或與他們成婚之後，又想逃回，知他利害，特意偷到手中，以爲挾制，所盜應是整付，行至途中，被人奪回多半，或是無心失落，也未可知，此是當地特產，黃金之精，百煉而成，放在暗中，老遠必有亮光，後來帶去的人，忽然失蹤，也必因這

金條而起，他如全數帶去，使其物歸原主，決可無事，偏又人太凶暴，貪功自私，未對人說，又被他兄弟，藏起兩根，按理對方失去多年，決不甘休，一直無事發生，必有原因，就此不再發現也罷，那十幾根，偏又有人帶去，被他奪回，去的人固是必死，這失去的兩根，他也必要百計千方，將其奪回，不知因何顧忌，明知我們，是他對頭，竟會不來侵犯，令人難解，爹爹生前常說，林中凶險已極，他如不是峒主父女愛護，早和以先那些苗獠，一樣慘死，這三百里的密林奇險，誰也無法穿越，老妖巫公然明言，由此來犯，必有深意，也許老妖巫以前失蹤多年，便是藏在那裏，仗着那些障眼法，與鬼頭苗，勾結一起，對方爲了禁條，不能尋找我們，想要假手於他，取回所失寶物，他知這裏富足，恰巧老王身死，奸黨接位，正好狼狽爲奸，狐假虎威，仗着外敵相助，來此爲害，聽爹爹說，鬼頭苗表面和善，實則利害非常，所練邪法，雖然祇能嚇人，並非真事，可是千百年來，生長森林之中，一個個勇猛機警，身輕如燕，本領高強，難於抵敵，最利害是各種毒藥，均有奇效，加上所練毒蠱，能够照他所定時日死亡，非他解藥不救，先去那十四人，必是自己存心不良，以致激怒他們，人太強橫，不肯服低，又都忠於老王，寧死也要回來，才把事情鬧僵，雙方各走極端，未到以前，自知見了天光必死，才在林中，連吹蘆笙，想人趕去，說明經過，和所行祕徑途向，使這裏留守的人，

拿了信符金條，送回原處，將他們所得各種珍貴寶物，換取回來，獻與老王，所以臨死以前，那等說法，並有他們所得，價值連城之言，不料人都走開，蘆笙告急，不曾聽見，實在忍受不住痛苦，又知死期將至，這才勉強掙扎走出，一見天光，果然全都死去，可惜發覺太遲，有許多要緊的話，均未說出，否則，非但無害，還可得到無窮財富等語，我想老妖巫，十九是與對方勾結，來勢定必利害，雖然我們防禦嚴密，還是謹慎些好，這類鬼頭苗，形踪飄忽，近一年多，又有一個怪人，同一形似猩猩的怪物，常來這裏窺探，既不傷人，也不偷人東西，多半與此有關，那紙圖金條，最好偷偷取來，與大家看過，立時收好，絲毫疏忽不得呢，蘭花聞言，匆匆往對岸崖洞中趕去，鳳珠聽二女一說，不由想起一事，心中祇管盤算，未置可否，再與見他，沉吟不語，笑說，姊姊不必多慮，這裏的人，均對我四人忠心，人人武勇，決可無事，鳳珠先是出神未答，王翼在旁，隨聲附和，也說森林那面，戒備極嚴，內外設有好幾層守望，萬無一失，鳳珠忽然轉向再興笑道，我祇願想事，還沒有回答二弟，我是在想老妖巫前與老王作對，如今回峒，又與奸黨勾結，想要害我，實在恨他不過，我這些女兵，全都共生死患難，經我十來年訓練，頗有本領，薄命人孤身在此，本來無事，意欲過上兩日，帶了女兵，去往林中探敵，不等他來，便迎頭搶上，二弟以爲如何，姬棠心細如髮，早看出鳳珠，

神情有異，再興更是全神貫注，知其爲了王翼負心，刺激太深，女人心灰，恐生別念，忙同婉言勸阻，王翼見蘭花走後，鳳珠沒有理他，對於再興夫婦，却是有說有笑，又悔又妬，知其懷恨，便在旁邊勸道，森林之中，危險非常，夫人千金之體，如何可以冒此奇險，真要非去不可，我和蘭妹，地理較熟，先往一探如何，鳳珠笑道，你夫婦金山之主，萬一有事，還要指揮主持，如何可以深入森林，離開根本重地，真要因我一人，累得大家多事，我於心不安，便難在此久居了，姬棠見他，表面笑語溫和，不露痕跡，目光却望着別處，語氣中，大有離他去之意，心方一動，再興到底忠厚，接口說道，我和大哥，均受姊姊救命之恩，絲毫未報，一聽姊姊，打算深入森林，老妖巫人又那等凶險，如何能夠坐視，最好以逸待勞，不要前去，否則，那樣陰森黑暗，危機四伏，險惡之區，就是不遇敵人，那辛苦危險，也實難當，爲一區區妖孽，何值姊姊親自出動呢，我知姊姊，智勇雙全，真要略看形勢，以爲殺敵之計，祇可在森林邊界，五六里內，稍爲觀查佈置，深入萬萬不可，我和大哥，如不陪同前往，非但問心難安，情理上也講不過去，蘭姊固是三軍之主，不應離開，我弟兄二人，必須陪侍同往，那有不去之理，近年這裏的事，雖是我弟兄，和他們兩姊妹，商計而行，每遇發號施令，仍是蘭姊一人作主，棠妹和小弟，情義極深，誼共安危，自從同居在此，每日勞逸與共，從未離開，便

我想他不去，他也必往，好在他人雖溫和，性却強毅，實是小弟知己同道，比尋常夫妻情分，要深得多，既是將來同心合力，共圖事業的終身伴侶，又能吃苦耐勞，不畏險阻艱難，當然同在一起，便不說話，我也要他同去，由蘭姊一人，留守主持足矣，再與原恐王翼疑忌，姬棠多心，本心也因王翼，忘恩負義太甚，鳳珠雖是女中英雄，武功極高，森林之中，到底危險可慮，受人救命深恩，遇到奇險艱難之際，坐視不問，非但問心不過，鳳珠必更痛心，意欲就這機會，到了林中，令王翼向鳳珠陪罪，說明種種不得已之情，自己並在一旁證明，代爲分說，大家把話說開，一面痛陳利害，使鳳珠減少悲憤，王翼由此永息妄念，免得常時相見，日久情深，又去勾結人家，藕斷絲連，闖出禍來，鳳珠也可永遠安居下去，好在彼此骨肉之交，姬棠本來知道此事，人更謹慎，守口如瓶，無庸避忌，實是一舉兩得，等把各人的話說明，再將鳳珠，勸了回來，免得受那險難辛苦，王翼聽再與這等說法，並將姬棠，拉在一起，蘭花又被撇開，不令同去，不由消了許多妬念，覺着再與，果是言行始終如一，祇管癡愛鳳珠，心中實無別念，自己祇要能够跟去，便可相機說明心事，請求鳳珠原諒，言歸於好，女子心軟情癡，長此下去，終有如願之日，便在一旁，連聲贊好，姬棠一聽再與，不等自己開口，便要他同去，口氣那麼親切誠摯，可見平日，沒有料錯，丈夫對他，果是情深愛重，祇是性情古

怪，對於鳳珠，情癡太甚，暫時成見難移，照此下去，休說日久情深，照方才算計，能夠如願，固是極好，像這樣多情多義的好丈夫，比王翼這類男子，勝強萬倍，便和他做一世的名色夫妻，也心甘了，聽完，心中越喜，也接口笑道，便是沒有興哥的話，姊姊待我這樣恩義，妹子也無不去之理，專一自私，祇願自己打算，忘恩負義，那叫什麼人呢，姬棠原因王翼，目光不正。蘭花一走，格外殷勤，又改了稱呼，越想越有氣，借話暗示，譏刺了兩句，話剛說完，心方後悔，覺着再興，雖受主人尊敬看重，到底寄人籬下，比較王翼，要差一層，何況蘭花，情熱異常，夫妻恩愛，言聽計從，這類喪盡天良的男子，一味貪淫好色，講什情理，此時正在愧恨忌妬頭上，何苦爲了說得高興，刺中他的心病，使其懷恨，日後如向蘭花進讒離間，豈非不值，正想設詞挽回，偷眼一看，王翼色令智昏，意欲乘機討好，祇願照着再興所說，隨聲附和，並向鳳珠，借話示意，求其原恕，做得神情十分誠懇，並還表示平日心情，如何苦痛，爲勢所迫，萬分無奈之狀，那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目，淚花亂轉，看去十分動人，對自己方才那兩句話，毫末理會，暗罵此人，味良無恥，裝得真像，我本來識字，夜來夫妻相對，閒中無事，便以讀書習字消遣爲樂，丈夫固是盡心指教，我更用功，祇恐蘭花好勝，不肯說出，王翼却不知道，以爲我和蘭花，不通文理，不識草字，可以任性欺騙，實則他寫那信，我都認

得，他竟當面揮毫一點也不避諱，情書上面，祇管纏綿悱惻，彷彿天底下，祇他一人，是個癡情種子，一面却和蘭花，溫存親熱，有說有笑，自他成婚以來，不論人前背後，我日常留心觀查從未見他，爲了負心背義，現出絲毫愧悔之容，便寫情書，也是一時高興，拿癡心女子消遣，彷彿他是英雄美男子，略通情愫，對方便是死心塌地，以此自負，得意神氣，真個可惡已極，此時見了鳳珠，不知愧悔，還想乘機勾引，難爲他這兩眼急淚，怎麼擠出來的，這類男子，最善騙人，看他此時，裝得何等至誠可憐，好像什麼事，都是別人逼成，非但不能怪他，他還受了無窮委曲，應該由被害人，格外對他安慰，才對心思，似此裝腔作態，所說的話，何等委婉纏綿，情有可原，休說以前情癡熱愛過他的人，見了十九感動，便自己如非旁觀者清，平日留意，深知他昧良無恥，全是假裝，也必引起同情，想到這裏，惟恐鳳珠心軟，又要爲他所愚，生出憐惜，回心轉意，一誤再誤，又成大錯，回顧再興，因見王翼：急於表白討好，乘着蘭花，不在房中，知自己夫妻，不會壞他的事，居然當着人，肆無忌憚，越說話越露骨，鳳珠本來正眼也沒看他，忽然轉臉，一雙妙目，望着王翼，從容靜聽，面有笑容，彷彿已爲甘言所惑，心中愁慮，但又不便插口點破，目視鳳珠，面現愁容，知道丈夫，關心鳳珠太甚，一誤不堪再誤，恐其又上王翼的當，和自己心思一樣，正想用什方法點破，暗中留神細

看，王翼雖然越說越起勁，做作神情，熱烈誠懇，到了極點，眼淚也揩過了兩次，鳳珠始終聲色不動，神態甚是從容端靜，好像在聽故事，一言未發，方想此人，少年英俊，所說的話，何等巧妙，又是這樣聲淚俱下，並還露出以死明心之言，無論何人，也易受他欺騙，何況受盡千辛萬苦，爲他而來的情人，看這毫無表情神氣，莫非對方好心，竟被識破，一點未受搖動不成，剛用手暗中推了再興一下，靜以觀變，不令現於詞色，免遭對方忌恨，忽聽鳳珠笑道，仗義不平，人之常情，當初救你，原是無心之舉，談不到感恩圖報的話，假使我受惡人欺凌，危急之間，沒有以前救命之恩，你便袖手旁觀不成，人生世上，除暴安良，扶危濟困，理所當然，施恩者固不望報，受恩者也祇遇見機會，看事而行，談不到什麼非報不可，莫非人家救了你，還盼他倒霉，好讓你報恩不成，假使我此時再要做了萬惡滔天的事，人人切齒，意欲殺以除害，到了性命關頭，你祇爲了一時私恩私惠，便幫助我這窮凶極惡人，與善良大衆做仇敵麼，再換一句話說，我一薄命女子，孤身無依，遠投蠻荒異域，如其毫無能力，便非素識，你們自命英雄的人，也應出力相助，有何恩怨可言，而我此時，身世雖然苦痛，人尚未老，精力強健，文武兩途，也都稍爲來得，怎麼比起那些生苗野獍，也強得多，食糧兵器，以及各種應用之物，全都齊備，又有數十個，合力同心，忠義敢死的女中健兒，本來無須要人相

助，賢孫婿乃峒主的丈夫，理應幫助我姪孫女，主持全局，連二弟夫婦，想要跟去，尙待日內商計，還未答應，你如何輕離重地，何況蘭花年輕，祇管智勇俱全，來敵太強，到底不可輕視，多上一個本領高強，心思靈巧的好幫手，總好得多，這裏風俗，講究夫妻合力，輕不離開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其勢萬不能你夫婦都跟我去，便去也不過使我多上兩個後輩親人，互相說笑，並無大用，這裏反有後顧之憂，本用不着，何苦來呢，實不相瞞，我雖女流，決不願虛生一世，以前因老王對我敬愛太甚，積習難移，平日祇管隨他窮奢極慾，盡心享受，爲感他救命之恩，又對我情深愛重，我又是個無家可歸的孤身弱女，情勢所逼，無可如何，你看飲食起居，過於王侯，我並不以此爲樂，自從老王死後，我便打好主意，中土無法施展的智能，決計以我全付心力，在蠻荒異域中，開闢出一番事業，此後雖是孤身一人，到底還有數十個忠義女兵，情如一體，又有許多財貨器械，應用之物，真比時二弟夫婦，空拳赤手，想要完遂平生抱負，要強得多，照我預計，以後艱難辛苦凶險之事，不知要過多少，森林黑暗，雖多危機，在我看來，並未放在心上，昔年我一個未成年的少女，隨同老父，窮途逃亡，貧病交加，連受惡人侵害，孤身一人，深夜荒山，驚慌逃竄，連經奇險，終脫羅網，後又帶了數十個女兵，穿越森林，翻過數百里危峯峭壁，遠去思茅深山之中，在萬千人中，把仇人生擒回來，中間並

還深入苗山，將許多食人凶苗，一舉掃平，這類凶險的事，也經過好多次，所帶祇是數十百個女兵，一向以少勝多，並未倚仗丈夫勢力，也未敗過，如何丈夫一死，到了這裏，我便無用起來，老妖巫來犯，原由我而起，我無能力，也許要靠你們，有力不用，祇在這裏，坐享現成，非但問心不安，也太軟弱無能，不是腿傷，剛剛收口，長途勞頓，素來不喜矯情，主人又這樣盛意相待，定要接風歡宴，業已答應在先，不便違背人情，照我心意，直恨不能明早便起身了，好在我還不會算計周密，要等衆女兵，養好精神，人都喊來，經過詳細指點，准備齊全，謀定後動，並不冒失，至少還有三五天，我才起身，小事一段，賢孫婿這樣慷慨激昂，彷彿森林裏面，有不少刀山火坑，等我前往，你固一片好心，連眼淚都急了出來，我却認爲小題大作，不需如此，天已不早，蘭花如何未回，難得雨後，月色清明，良友重逢，正好暢飲幾杯，人生難得相逢，正經事要用力去做，遇到可以快樂之時，美景良宵當前，反正無事，也不應該辜負，如無什事發生，率性命人，去催蘭花回來，我們先往上面平台小飲，等他如何，再與夫婦，見鳳珠口氣神情，從容不迫，照樣誠懇親切，入情入理，暗中堅拒，祇在稱呼上，稍爲示意，與之斷絕，不露絲毫鋒鏘，並還胸懷大志，與再興平日，心志相同，不知夫妻日裏，密談之言，全被聽去，心情重創之餘，大爲感動，業已改變原來心意，打算幫助他

夫婦，共成事業，以爲鳳珠，女中豪傑，本意如此，不由又是驚佩，又是感幸，方想此女，真個識見高超，胆勇過人，聰明更到了極點，王翼人雖機智，聽那稱呼，覺着不是好兆，但爲鳳珠溫和誠懇詞色所動，自己枉用心機，裝腔作態，對方反當成小事一段，聞言內愧，反到無法開口，再說下去，祇得改口說道，我還忘了天氣不早，夫人想必腹飢，不用再等蘭妹，平台酒食，早已齊備，請先上去，用一點吧，話未說完，忽聽蘆笙吹動，遠近相應，先頗紛亂，跟着又聽兩聲銀笛，蘆笙之聲，便由近而遠，傳將過去，忽然停止，衆人聽出，先是發生警兆，後又無事，蘭花業吹銀笛，傳令通知，不令大驚小怪，均覺當夜，月光甚明，怎會發生錯會，剛同走往三層平台之上落坐，蘭花便匆匆趕來，姬棠笑問，這好月色，如何會有好細，莫非那怪人和黑猩猩，又出現麼，蘭花四面看了一看，見樓下無人，左右祇有八九個蠻女，便將背朝外，由身旁取出兩張紙圖，和兩根形如蚯蚓的金條，交與鳳珠笑道，叔婆看完，快些藏好，此後便放在樓上，不帶回去了，時姬二人，見他面上神情，有異尋常，彷彿有事發生，剛剛過去，方要探詢，鳳珠已將金條紙圖接過，看了一眼，好似有什警覺，隨手連圖一包起，藏向胸前衣袋之內，笑問此圖比叔公交我的兩張，大出小半，是何原故，你知道麼，蘭花笑道，此是昔年所留，事隔多年，連爹爹也不深知，取時也未對他明言，爹爹聽說叔婆睡起，本來還

要親來獻酒，我知叔婆，不喜這類俗禮，爹爹人又粗魯，來了反沮大家高興，同時又發生一點事，因此將其勸住，率性等到叔婆回房時，仔細推詳，看看能否悟出一點道理，明日再從長計議吧，王翼便問，方才發生何事，蘭花似嘆似喜，朝他推了一下，媚笑道，都是你不好，不跟我去，我又性急，祇圖拿了就趕回來，孤身一人，到地洞下面，去取金條紙圖，沒有喊人相隨，差一點沒有吃了大虧，你還說呢，真要被仇敵暗算刺殺，看你如何是好，再與驚問，照此說來，莫非真個來了奸細麼，蘭花笑道，今夜事情真怪，如說他是奸細，我已被那黑猩猩制住，掙扎不脫，好容易把銀笛取出告急，剛吹了兩聲，外面的人，還未驚動，此人正偷洞中所藏香蟬所留涎晶，聞得笛聲，便趕過來，說他不是惡意，日後自知，並說仇敵，不久深入，雖然人數不多，凶惡無比，形跡飄忽，不易捉摸，聽說你們這裏，藏有兩根神金，原是他們之物，他們本意，祇想取回神金，因受一個老妖巫的蠱惑，方始激怒，至多還有十來天，便非來此不可，來路便在森林那面，另有祕徑，他在三日前得信，曾費許多心力，並仗猩猩相助，至今不曾尋到，勸我們必須留意，那神金共有好幾十根，早被他們取回，盜金的人，先被毒殺了十幾個，可是神金，還有一小半，不知那十四人，藏在何處，彼時怒火頭上，對頭已全殺死，沒想到所失神金，沒有全數取回，先料對頭，遺失森中，或是自知必死，仇恨太

深，暗中藏了起來，因有神祖遺命，和別的禁忌，不能來此搜尋，又因人死以前，曾往快活樹，沐浴飲水，神金已先被他，派人帶回，祇是匆促之間，沒有說明多少，又是祖傳之寶，常人照例不許窺看，取回時，對頭剛剛看過包好，以爲都在裏面，就原包帶了回去，等到事後去用，方始發現，守着神祖遺命，不到時期，不能走過，林中禁地，屢次卜卦，都說神金藏在地底，早晚自己回來，越料來人，不會帶走，他們因此，却引起凶殺，死傷多人，原來女王，也逃避在外，非將神金，全數尋回，不能回去，多少年來，在森林中，受了許多苦難，不是幾個忠心同伴，本領又高，母女全家，早已送命，好容易隔了些年，對頭的子孫，帶了神金，在森林中出現，擒住一看，原來身邊，祇有十五根，最要緊的兩根，並未帶來，雙方言語，本不甚通，來人性又凶狡，被擒時，受傷甚重，話又答得不好，咬定祇得十五根，並還犯禁，將所帶的一張信符，畫上許多黑紋，最後又想逃走，終遭殘殺，當時便想尋來，一則相信神卦，神金早晚全數自回之言，祇說難還未滿，又不敢擅越禁地，就攔到了如今，渺無音信，有時這裏採荒的人，走過界限，他們暗中查聽，並無一人，談起此事，後來幾次誘擒，把採荒的人捉去，軟硬兼施，百計拷問，內有兩人，並還照他風俗，娶他少女爲妻，也說祇知昔年，有十四人，採荒迷路，回來就死，前些年有人拿了地圖往探，爲首兩人，一去不歸，連圖失

去；嗣主派人，在林中搜索多次，並未尋到尸骨，和那地圖，森林凶險，難於深入，由此無人再提，也從未聽說什麼神金，和他們所說的那樣金條，這才有點相信，知道這裏人多，並不好惹，照他風俗，便是到了年限，沒有禁地阻隔，不是真個查明神金下落，在人手裏，無緣無故，也不應來此侵犯，這東西是他祖傳至寶，他們族中，原分兩派，每隔六十年，要選一次女王，輪流充任，這次因神金乃前主所失，誰能將這兩條神金尋回，便是全族之主，看得比命還重，那人便是近年出現的怪人，他知我是嗣主，因有一親人，中了奇毒，非有香蟒涎晶，不能解救，上年我們殺蟒時，曾在暗中窺探，知道洞中，藏有不少，想偷一點，回去救人，所取不多，對於我們，並無惡意，先並不知我爲所帶猩人所困，聽見銀笛，方始尋來，一面警告，請我留意，還陪了幾句不是，並說，我是全山之主，必知此事，對頭雖極利害，除老妖巫外，均通情理，那兩根神金，如尚保存，最好和他說明，送往離此三十里森林的西南面，自有人來接應，非但化敵爲友，彼此都好，我剛到下面，還未取出神金，便爲猩人所困，本來還可向怪人，探詢詳情，不料兩聲銀笛，被上面的人聽去，因未聽真，還拿不准，相隔有人之處又遠，正在留神，查聽聲音來路，忽然發現一條黑影，穿林而去，想起近來，怪人時常出現之事，忙取蘆笙一吹，四面應和，我還想將怪人穩重，他已警覺，匆匆取出一張手掌大小的白

皮，上畫一個頭帶惡鬼皮套，身着白衣的少女人頭，與我看了一眼，說對頭都是這樣打扮，千萬留意，他雖隨時暗中相助，到底勢孤力薄，以後再要出現，均有用意，實是好心，叫我們不要大驚小怪，到了時機，自會相見，外面人都警覺，如其洩漏踪跡，彼此不利，祇好先走，說完，匆匆逃去，匆忙之中，我竟忘了一聲銀笛，便可將人止住，同時看出怪人面上，雖蒙着一付黑網，看不真切，神情口氣，不似有什虛假，還想追問，不料跑得極快，邊走邊催我快出去，攔住衆人，不要追他，以免多生枝節，同來獵人，又不聽分說，雖無傷人之意，却將我攔住，不令追去，這東西看去，比我還矮一頭，一身黑毛，鋼針也似，力大無窮，手臂比鐵還硬，被他抓住，休想掙扎，專聽怪人的話，一點不通商量，實在無法，祇得由原路退出，先用銀笛，止住衆人，各歸原地，不遇敵人，不許妄動，從又回身，取了東西，暗中命人查問，才知洞外守望的人，也發現一條黑影，因而驚動，等追過去，業已無踪，先當怪人所帶獵人，不止一個，細一查問，說那黑影，和常人差不多高，身材瘦小，背後還有兩三條亮光，像是兵器，知道怪人，祇是一人一獸，並無別同伴，由地洞中，逃走之後，又無人發現踪跡，越想越怪，爲防萬一，已傳密令，添了兩處守望，如其見這一人一狸，祇不動手傷人，不要爲敵，能和他交談，引來此地一見最好，另外如有影跡，便是奸細，除非發現人多，先不要打。

蛇，可將棠妹方才所說，以前練過，今夜剛準備好的四色號燈，轉動報警，一面照着奸細來路，悄悄包圍上去，等到合圍，再吹蘆笙，我們得到信號，必同趕去，這樣方能將其擒到，免被逃脫，我因黃昏前方始傳令準備。他們心粗，到時也許疏忽，又將以前幾個聰明一點的女兵喊來，令其分頭掌管，到了明日，召集全山人等，分班演習，全數學會，再照棠妹所說，添上別的信號，防禦便更周密，因此耽擱，回得稍遲，我聽怪人口音，不像本族中人，口氣甚好，也極關心，偏不肯說姓名來歷，因何對我們，這樣好法，實想不出道理，叔婆人最心好，以前常代那些擄來的蠻獠說情，保全了許多性命，有時並還強着叔公，把人放回，還給他們許多東西，此人自從叔公受傷不久，在此出現，先當奸細，始終擒他不到，叔婆到時，岸上守望的人，又曾見他，在大雨中，朝着叔婆這面跪拜，明是一個受過大恩，有本領的苗獠，感激叔婆恩義，想要報答，不然，那有如此好法，祇不知怎會來到此地，看他那張畫有苗女頭的白皮，頭上頂着一個惡鬼，也是火畫，連那張厚皮，也和昔年獸皮圖樣相同，祇是白色，明是鬼頭苗的符記，他又住在森林裏面，如是鬼頭苗族中男子，決不會遠離森林，被叔公手下擒去，如是外族，怎會和鬼頭苗相識，知道這等詳繇，真個令人不解，叔婆聰明，記心又好，可想得起所殺的人當中，有這樣人麼，說罷，又將怪人，形貌裝束，身料口音，除臉有黑網，

看不出來而外，詳細說出，鳳珠聽完，略一尋思，忽然想起一事，笑說，我最恨人，倚強凌弱，吞併弱小，你叔公在日，本就好大喜功，又愛立威，五虎這般奸賊，和那妖巫，更以殺人爲樂，別峒蠻苗異族，休說有什仇怨，稍爲貢獻不豐，立時蠱惑老王，大舉問罪，仗着人多武勇，好了強迫人家伏罪，將所有金銀牛馬值錢之物，全數獻出，不多殺人，算是便宜，否則，便是殺個落花流水，雞飛狗跳，老弱全數殺死，好看一點的婦女，和那逃命不及的壯漢，全數擄搶了來，逼令爲奴，以前老金牛峒，常聽悲哭鞭打之聲，慘不忍聞，後來被我知道，再三勸說，這類事便越來越少，你叔公先還恐怕別族蠻苗，不再畏服，後來看出所料相反，因他不再強搶亂殺，吞併人家子女財產，手下蠻兵，少掉許多傷亡，非但少却許多費用，還少結許多仇敵怨家，爲了大小部落，知他聽我的話，不像以前，強橫霸道，生出好感，遇有強仇大敵，不是暗中報信，便出死力相助，到處都是自己人，耳目越多，不必再像以前那樣，長年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又少却好些顧忌，跟着，我又連越重山峻嶺，森林密莽，消滅大羣食人生苗，擒回我的仇人，越發聲威大震，算計每年所得，祇比以前，增加了好幾倍，上算得多，自己這面人命物力的損失，更是一點沒有，自然對我信任，偶然擒到敵人子女，經我一說，當時就放，便是積年深仇，和犯有重罪的族人，也都從輕發落，至多發往此地爲奴，以前這

裏，人都視爲畏途，不是貪生惜命，非此不能免死，誰也不肯前來。等你做了峒主，照我那年避暑時，和我商量採荒之法，來的人苦樂勞逸，逐漸改善，不消一年，都能安家立業，姪孫女婿，和時二弟到後，他們日子，更越過越好，耕作之時越多，採荒也有了定時，在你四人主持之下，防禦周密，傷亡極少，不必常要添人補缺，風景出產又好，不似老金牛峒那樣酷熱勞苦，現在人心歸向，稍爲胆大，沒有家室的少年，多半想來，去年終，因苗獠罪人太少，這裏大舉開荒，來信要人，依了好黨，恨不得又要發兵擄搶，被我攔住，當衆一問，立有好幾百人，自請前來，經我挑選了三十多人，未被挑上的，還覺不快，可見無論多麼艱險的事，祇要做出成效，誰都樂於從命，所有人力，也能得到他的用處，不至浪費還有損失，奸黨和我爲仇，一半也由於此，如說所救的人，前後計算，看見過的，雖也不少，多半不曾當面說話，更不知他名姓，原是一時同情，仗義解救，祇一知道，必爲解免，從未留意，怎想得起，內中祇有兩人，一名藍山，當初爲了官家搜捕，姪孫女婿和時二弟，恐其中洩漏機密，平日令在後峒，管理牛羊，我兩人剛走當天夜裏，忽然逃走，因他跑得極快，本來追趕不上，恰巧有人打獵，歸途撞見，知是嚴禁離峒的人，將其擒回，正在鞭打拷問，我因時二弟，兩次託我關照，力說此人忠義，雖是外族，決無二心，這才命他管理牛羊，不料逃走，據說撞見他時，還同

了兩名士兵，正是漢官派來窺探的奸細，因此老王大怒，非殺不可，一則我看二弟面上，又想他平日，人甚勤謹，我們待他頗好，心疑想尋二弟他們，恐有冤枉，便向老王說明，由我親自審問，果然料得不差，一見我面，便說實話，非但沒有壞心，反因看出官方奸細。與人勾結，心中憤恨，他因想追恩人，剛進山口，便發現那兩個奸細，掩藏當地，因不知二弟，他們已走，一直誤以爲要由當地經過，正在守候，爲了貪功心盛，又不知這裏奇險，打算探明下落之處，再行覓官擒捉，遇見藍山走來，向其打聽，藍山將這兩個奸細穩住，問出二弟他們踪跡，祇兩奸細知道，尙未洩漏，正要下手，殺以除害，便被擒回，先還以爲有功，那知擒他的人，與所勾結的奸人是親戚，五虎又恨時二弟他們，於是遷怒，因老王已先得信，非要問出真情才殺，先還不敢暗害，打算屈打成招，他偏是個硬漢，不肯屈伏，業已打算殺以滅口，被我得信，親自審問，當然老王，問出真相，大怒之下，將兩奸細，連同奸細買通的族人，全數殺死，我知道他，再留下，去，必有仇人暗害，仍令回到峒中養傷，嚴令全峒，誰也不許侵害，正打算把傷養好，等有人來，一同帶到此地，那知當日夜裏，竟二次帶傷逃走，事前還向人說，恩人走時機密，等他尋來，人已起身，恨不能插翅飛來，不料沒有問明途向，把路走錯，如非夫人解救，必遭慘殺，但是峒中，已有仇家，早晚必遭毒手，非走不可等語，此人雖是熟

苗，人頗機警，彼時五虎奸謀未露，老王因他勇猛，也頗信任，我料藍山，在受刑時，必已看出奸黨妬恨心意，老王又殺了他們一個黨羽，仇恨越深，必不相容，自知人微言輕，有許多話，不便明說，又太想念恩人，故此二次連夜帶傷逃走，等我得信，命人追趕，並向把守危崖入口的人訊問，均說未見，他沒有我們信符，也無法飛渡那片危崖，崖前一帶，猛獸又多，由此便無音信，我料不是逃時，爲奸黨所害，便在途中，爲猛獸所殺，再說他逃出已久，你們近一半年，方始發現怪人，決不是他，還有一個名叫馬八牛的，雖是去年春天，被我放走，人也年輕武勇，但是此人，身材瘦小，也與你所說不同，至於鬼頭苗，我以前聽都不會聽過，怎會被老王手下擒來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以後多留點心，由他去吧。

三 森林鬼嘯獅聲魅影

蘭花又問，那兩條神金，怪人並未看見，所說不知是否有理，鳳珠攔道，此時暫且不談，明早想好主意，再作商量，姬棠從旁接口，方說，姊姊說得極是，此事關係非小，忽聽森林那面，兩聲鬼嘯，聲甚淒厲，曳空而過，彷彿飛出老遠，方始停止，順風傳來，聽得畢真，這時雨過天晴，月光如晝，照得遠近湖山林野，到處清明，因鬼聲來

路，偏在湖西北峒崖角上，林野之中，相隔尙遠，遙望各處山崖上的號燈，均作黃色，知道各地守望的人，均已警覺，但未發現別的形跡，業已有人出動，正在四面窺探，因那聲音，飛得又長又快，決不是人，如在平日，必當怪鳥飛過，不會在意，當日因老妖巫，派人來此恫嚇警告，蘭花連傳密令，小心戒備，剛剛天黑不久，又發現了一次黑影，衆蠻苗都知敵人利害，由不得添了許多戒心，稍爲有點動靜，便加留意，不肯絲毫放鬆，衆人在平台上，仔細查看，森林那面，仍是靜悄悄的，並未有什影跡，方想，山中怪鳥飛過，事出偶然，忽又聽西南角上，又是同樣三聲鬼嘯，當地靠近湖邊，相隔不遠，可是用盡目力，也看不見一點人影，防守蠻苗，已各持刀槍，分頭掩將過去，崖上號燈，仍是黃色，仍未發現敵踪，蘭花越想越怪，忙令么桃，多取幾枝鏢箭毒弩，準備去往對岸查看，姬棠勸道，蘭姊先不要忙，這鬼嘯之聲，恐是奸人鬧鬼，聲東擊西，亂人耳目，你是全山之主，不可妄動，可將平台上面，這盞總號燈轉動，傳令他們，各自留神戒備，不見敵人，不可自相驚擾，就是發現奸細，也照平日我們所說，各守地段，看清來敵多少，再行分頭合圍，不許一擁齊上，存放兵器糧食之處，更要添人把守，以防中他調虎離山之計，因四人均住竹樓之中，自從姬棠出主意，添設號燈之後，仗着以前練過，物料齊全，不消多時，便全備好，這盞四色主燈，剛剛掛上，還沒多時，蘭花

聞言，覺着有理，再見敵人，連影子都未看見，對岸巒苗，業已紛紛出動，有的還拿着火把，雖未亂吹蘆笙，看去人甚紛亂，忙將號燈，轉成綠色，衆巒苗老遠望見，便各趕回，鬼也不會再叫，蘭花見鳳珠自聽鬼嘯，便離坐而起，朝着森林那面，遠近眺望，似頗緊張，笑呼叔婆，可曾看見什麼，我想這東西，許是山鳥飛過的居多，未必會是奸細呢，鳳珠坐下答道，我看此事，大有可疑，第一次鬼嘯，由西南飛向西北，飛出老遠才住，又長又快，其總幾句話的功夫，又由西北飛向西南，發聲之處，似均在崖角不遠，森林之中，並非由落處北面飛回，頭兩聲相繼發作，我未留意，後來三聲，彷彿一個接一個飛起，帶着那極尖厲的異聲，同時往南飛去，彷彿有人主持，用幾枝響箭一類的東西，忽左忽右，相繼發出，否則，無論是人是怪，多少也看得出一點影子，何況那聲音，又快得出奇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多半敵人，暗中鬧鬼，想要惑亂人心，今日我在對面洞中，暈倒醒來，曾令你父，多派點人，去往來路崖口防守，並將我那二十多個女兵換回，照理步行，要走兩三天，才能往返，蒙你父好意，命人騎了快馬，趕往離此數十里外的飛鳳崖，傳令沿途守望的人，用緊急信號，令衆女兵，連夜趕來，彼時雨還未住，還有山洪阻路，恐他們初來，山路不熟，並還命人護送，並說，危崖入口奇險，下面飛索，業已收上，崖口上面的飛橋，又被我斬斷，多利害的敵人，插翅難飛，不等接班人

到，便令連夜趕來，這些蠻女，從小在我身旁，忠心已極，又都力大身輕，留守的這二十多個，更是一些好手，使我同來這二十個，如非途中，風雨太大，飢疲交加，遇見山洪阻路，也不至於那樣艱難，你父發令時，我人正不舒服，忘了招呼兩句，他們接到緊急號令，不知我有何事發生，定必當時起身，連夜趕來，照我算計途程，至多天明前後，必要趕到，方才鬼叫聲音，正是他們來路一面，老妖巫原有由森林，來犯之言，當地也是大片樹林，我日裏曾經走過，聽說西南角上，過去不遠，便是森林入口，中間祇隔兩條小溪，一片里許長的石山，你們探荒，不走此路，也不知有人防守沒有，妖巫本人，今日還未接到回信，決不會來，如在派人送信恐嚇以前，雙管齊下，當場示威，另命幾個徒黨，來此裝神弄鬼，與妖作怪，他們匆匆趕來，不知底細，中途相遇，豈不容易受人暗算，姬棠接口道，那代妖巫下書的人，因感姊姊恩義，看出妖巫邪法，全是騙人，老峒無什親屬，有一兄弟，又在這裏，當小頭目，日子過得極好，自己已不願回去，蘭姊爲防洩漏機密，又點信他不過，始終命人，暗中監視，不許妄自行動，另將一隻小野豬，作爲他的替身，絕往崖下，向老妖巫回信，這鬼嘯之聲，固是可疑，姊姊也料得有理，但那送信的人，看去老實，不像虛假，如與妖徒，分路同來，祇要知道，便可問出，蘭花聞言，正要命人去喚，忽見崖角號燈，本意還原，忽然由綠而白，由白轉紅，

照着預定信號，這樣燈光轉動，當地必有變故，但是祇限一地，無須別處往援，因此各地守望，連同搜敵撲空，回來的蠻苗，並未驚擾，祇有原在左近防守的十多個壯士，飛馳趕去，同時，瞥見東北角森林那面，也有同樣信號轉動，因相隔遠，一有警兆，左近另有專人接應，祇將蘆笙吹起，由近而遠，分三四面，傳將過去，跟着，聲便停止，鳳珠見這樣凶野粗蠢的蠻苗，居然能受兵法部勒，除方才幾聲鬼叫，稍爲驚擾，經蘭花口吹銀笛，發令禁止，主燈一轉，立時復原，照眼前形勢，業已幾處發現驚兆，一點也不慌亂，看去整齊已極，比前兩次，避暑所見，勝強十倍，暗忖此女，真個智勇雙全，王翼雖是負心，得他爲妻，應該滿足，他已負心在前，今日見我，又想勾引，實在可惡，如不看在蘭花面上，豈肯甘休，便誇獎了兩句，蘭花人最好勝，聞言笑道，這那是我一人的功勞，自從他（王翼）和時二弟來了，我們四人，一同教練，才學會的，爲了他們，一味勇猛，稍爲有點事，便一窩蜂，鑽頭不顧屁股，亂糟糟的，不打他們不怕，打得太重，又覺不忍，時二弟更不願意，說人都一樣，聰明絕頂的人，固然也有，許多人才，都由他的身世境遇，和激勵提拔，利害磨練而成，天生下愚，都是生來有病，常人十九是爲境遇所困，或是放縱已慣，埋沒了他的本能，他也不肯上進，因而虛生一世，一味鞭打，毫無用處，就是勉強學會，也和一柄百煉鋼刀一樣，祇管苦心打造，鋒利無比，

沒有主持人，去揮動他，毫無用處，到了敵人手裏，還變成自己一個大害，真能苦心教導，賞罰公明，沒有造就不出的人，因此我們說好，我和姪孫女婿，專一立威，但是雷聲大，雨點小，由時二弟夫婦，去做好人，平日無事，和他們同在一起做事，什麼都是好言勸說，一旦遇到正經大事，或是有什警兆，便由我一人做主，輕易不罰，一罰必重，但是極少殺人，重在改過，以功贖罪，不消一年，居然做到全山的人成了一家，不像以前，還有外族之分，無論何人，均以犯規犯法爲恥，無事之時，便我四人，也和他們，親如家人，一旦有事，我便成了首領，令出必行，從無一人，敢於違背，事情過去，仍和平日一樣，因此人人胆勇，肯出死力，他們均知無論多麼艱險的事，都是爲了大家利害所關，並非專爲我們四人，不過他們，一向怕神怕鬼，時二弟夫婦，爲此曾費不少心力口舌，百般解釋，他們也頗相信，無奈成見太深，祇管知道虛假，一到森林，或是月黑天陰之夜，祇有一點可疑影跡，奇怪聲音，仍不免於疑神疑鬼，怪人和黑猩猩，剛出現時，幾被鬧得風吹草動，都要驚疑，後來還是有人，對面撞上，看出是人，帶一野獸，來此窺探，方始胆大起來，所以方才那樣紛亂，還是怕鬼的緣故，現在已好得多，得到號會，敢朝鬼聲來處趕去，否則，不先看出真假，天氣再要黑暗，就怕受罰，不敢不去，也是伸伸縮縮，祇要有個胆小的人，疑心生暗鬼，一聲驚呼，全都忘命

奔逃，四下亂竄，歷來苗峒妖巫，那樣猖狂，便由於此，因我法令最嚴，這枝銀笛，能發各種號令，按着聲音長短快慢，指揮一切，一經吹動，他們知我四人，業已看重，此時親自出動，無論前面，多麼凶險艱難，也必照令而行，今日黃昏前，我又重新佈置，選出許多勇士，層層埋伏，由來路西北山口起，遠近各地緊要所在，俱都有人守望，各有各的專任，不奉號令，決不輕舉妄動，叔婆所說，通往森林的來路樹林一角，早派有人，藏處隱秘，休說妖黨，便我們自己人，不與明言，也難發現，那一帶地勢，我早看明，來敵無論何方，均走不進，叔婆祇管放心，那代妖巫傳信的，始終不會離開一步，決無同謀之理，妖巫本意，裝神裝鬼，打算嚇人，如派妖徒來此，也決不會使人知道。這裏每遇天陰月黑，常有各種奇怪鳥獸，悲鳴吼叫，聽去刺耳，今夜這類聲音，却是初次聽到，又是大月亮底下，容易使人驚疑罷了，鳳珠方想，蘭花發令防備，業已將近黃昏，妖徒焉知不是早到，料定決非偶然，因見蘭花好勝，自信太強，不願攔他高興，也未再說，姬棠心細，自將回信，綁在野豬身上，命人送往山口之後，想起碧龍洲，雖然孤懸水中，後面小橋，相隔對岸太近，洲上近來土地，雖多開闢，因王翼蘭花，均喜風景，竹樓四外，還有不少花木環繞，又有一座玲瓏剔透的小山，和噴泉水洞，到處都可隱藏奸細，前收兩隻小獅，業已長大，經過日常訓練，天性凶猛，十分靈巧，對主尤為

忠義，尋常蠻苗，身邊再要帶有兵器，誰也休想去往樓前一帶走動，如是山中舊人，還好一點，至多發威怒吼，不許來人走近，有那新由老峒來的，便要由四人，分別指點，經過兩三次後，才能認得，要想走到樓前，仍是不行，祇幾個服侍蘭花的蠻女，能喊得住，有時，四人喊那些小頭目，到樓前問話，必須將他引開，或是分出一人，去往樓下喝止，才可無事，否則，一個不巧，便被撲倒，往往受傷，洲上風景又好，樓離小橋又近，必由之路，除却跳月歡會，二獅平日看慣，照例伏在四人身旁，等人散後，各自歸洞，不向來人發威，平日新來的人，一不小心，未由樓旁小徑繞走，離樓稍近，必受虛驚，蘭花先覺好玩，引以爲樂，日久嫌煩，便用鐵鍊鎖住，不令伏在樓下，到了夜裏，如有不常去往樓前的人走過，仍要發威怒吼，四人因其不傷幼童，洲上人家，都是蘭花用過的蠻女，和一些隨同長期種田，比較溫和乾淨一點的蠻苗，分居樓前小山側面，共祇三四十家，二獅俱都認得，他們不奉命，不去樓前走動，也就聽之，當日因鳳珠新來，又有二十名初來的女兵，恐其發威驚人，特意給了許多鮮牛肉，將其喂飽，把鎖鍊縮短，關在樓旁小山洞內，打算天晴，向來人分別指點，認熟之後，再行放開，姪業因覺妖巫，鬼計多端，防不勝防，關心鳳珠，恐其受驚，先向洲上住家的蠻苗通知，令其輪班守望，隨時戒備，又在對面峒中，選了二十名勇士，分成兩班，防守樓前，和橋口

兩岸，後又想起二獅，大有用處，好在這些防守的，都是舊人，獅甚靈慧，能通人意，祇在他口中，咬上一根短鐵棍，便不再吼嘯，見了生人，照樣猛撲上去，便將二獅，領到樓下，交由兩個新近募人，喂過二獅的蠻女，輪流看守，埋伏在花林裏面，以防萬一，先見蘭花王翼，還在發令，因那號燈，以前雖然練過，到底初次應用，特令幾個聰明記得的男女蠻苗，分頭指點，另外還要加上兩種分合信號，事情尚多，姬業急於要和再興商量，並和鳳珠，乘機親近，匆匆選了二十名勇士，便先趕回，佈置停當，又將二獅，遷到樓下，因聽樓上，再興和鳳珠，笑語之聲，恐再興疑他趕回窺探，事完重又趕往對岸，與王翼夫婦同回，進門祇顧隨將說笑，也未提起，鬼叫一起，先聽二獅在花林中走動，喉間微微輕吼，料知已有警覺，在彼發威，先並不會想到，用他搜敵，正在尋思，那二十多名女兵，無論走得又快，也莫半夜趕到，看神氣，奸細人必不多，久聞這些女兵，均得鳳珠真傳，身輕力大，縱躍如飛，內有幾個本領，竟不在鳳珠之下，也許湊巧，能將奸細擒到，豈非快事，忽又聽一聲鬼嘯，隱隱隨風傳來，相隔比前，要遠得多，正是女兵來路一面，心中一動，方想說女兵走得極快，中途平地一帶，又有快馬接應，天色一晴，山洪便退，比起鳳珠來時，一難一易，相去天淵，何況又是輕身急馳，不似王時二人，和鳳珠來時，雖然帶得人多，挑有許多東西，和尋常行路一樣，無法走

快，此時夜還未深，雖不應趕到，必已走到中途，如其來得太快，人已上馬，四五十里的平林山野，山中快馬，不消半個時辰，便可趕到，莫要中途巧遇，不能擒回，反遭暗算，最好派人趕往接應，或發信號警告，令引路的人，傳話戒備，話未出口，忽聽花林中，鐵鍊落地之聲，接連又是兩聲獅吼，搶往旁邊一看，祇見山風大作，林木蕭蕭，花影閃亂，起伏如潮，目光到處，兩對藍光如電的獅睛，連閃兩閃，跟着又聽二獅怒吼，和蠻女驚呼之聲，那兩隻養得已有牛大的獅影，已由林中，連逆帶跳，猛衝出來，到了小橋旁邊，祇一躍便到對岸，其行如飛，月光之下，一路烟塵滾滾，繞過峒旁崖角，往來路一面，飛馳而去，鳳珠驟出意外，忙問，樓下怎有二獅跳出，姬棠大聲連喊，二獅回來，二獅祇在對岸，偏頭回望，停了一停，便怒吼馳去，料其發現警兆，想起此事，是我所爲，萬一遇見女兵，當他野獅，雙方相鬥，無心誤傷，如何是好心裏一急，忙喊，興哥，二獅必已聽出奸細所在，還不拿了兵器，和我追去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拉了再興就走，當夜因防萬一，四人的兵器，均放在一旁，取用方便，再興見姬棠，情急之狀，祇得匆匆跟去，剛到樓下，便遇兩蠻女，迎頭來報，說二獅先聽鬼嘯，便自低吼發威，互用前爪，將口中鐵棍細鍊，抓斷甩落，先防有事，頸鍊又未帶上，當時逃走，再興方說，二獅總要回來，棠妹何必性急，姬棠急道，這是我做的事，恐有

奸細，驚了姊姊，特地將他埋伏林內，此去萬一誤傷姊姊女兵，如何是好，再與聞言，也着了急，隨聽樓上，銀笛吹動，對岸號燈連閃，二人知道蘭花，雖已發令，但是二獅，遇着生人就撲，有許多話，銀笛號燈，無法傳達，仍同過橋，飛馳趕去，沿途遇見守望苗人，飛馳來報，說崖角有人被殺，這原是同時發生，轉眼間事，二人先見號燈，已知崖角，發生變故，聞言未及細聽，又遇兩個健苗，去往竹樓報信，見了二人，當是爲此前往，正要開口，姬棠惟恐誤事，說我們另外有事，你自稟報，邊說，邊往前趕，剛到崖角，便見地上，橫倒一人，業已被殺，另外十來個壯士，正在咒罵，料知凶手，還未逃遠，正好追去，祇命衆人留意，不要擅自走開，以防中計，我們前往追賊，說罷，匆匆又往前奔，一面互相警告，留神暗算，一面查聽，二獅吼聲已止，姬棠因方才鬼嘯，那多的人，誰都不會見到影跡，崖下又有一個守望的健苗被殺，崖角上面，便是燈竿，分明奸細看出號燈妙用，乘防守的人，被鬼嘯引開，意欲上崖破壞，剛將那人殺死，搜查奸細的勇士，恰奉號令趕回，同時看出崖上，還有守燈勇士，不敢冒失，祇得逃走，急於往追二獅，方才過時，不會細問，料知奸細，必未逃遠，再往前去，便須穿林而過，月光雖明，那麼多的大樹，最易藏伏，敵暗我明，稍爲疏忽，便遭毒手，這類妖巫凶苗，又都機警胆大，凶險非常，越想越覺可慮，一面將刀和暗器，拿在手上，脚

底飛馳，耳目並用，連呼興哥，不可大意，須防奸細，藏在樹後暗算，再與見他，關心憂疑，笑答，棠妹放心，休說我多年苦功，耳目最靈，又有這亮的月光，稍有動靜，便可警覺，便是那兩隻獅子，你我也曾試過，人在數十步外，便可聞到氣息，二獅在前，如有奸細刺客，早被他撲倒了，二人邊走邊說，一口氣跑出了好幾里，姬棠忽然驚道，興哥所說，雖然有理，久聞這類妖巫，所用飛刀飛箭，均有奇毒，方才死的那人，傷處並非要害，如何死得這快，可知毒刀利害，二獅在前，不聽吼聲，此事奇怪，莫要奸細人多，二獅已爲毒刀所殺，才冤枉呢，再興也覺可慮，心方一動，忽聽遠遠一聲慘嗥，彷彿有人，驟出不意，受了重傷，死前驚呼神氣，祇叫了一聲，底下便停，再興急呼，又有一人被害，但盼不是自己人才好，前帶二獅出獵，跑得雖比人快，照我們這樣腳程，不應相隔太遠，此時不聽獅吼，大是可疑，我們重要小心一點，說罷，便朝慘嗥那面趕去，相隔半里多路，晃眼趕到，二人見沿途，都是高林密莽，祇當中人工開出來的一條大路，兩面大樹森列，路旁還有不少草花，均是蘭花以前，帶人所種，左面小路，還通着一條溪流，月上中天，清光下照，地面上到處碧雲流走，花影離披，夜景十分清麗，道旁樹多草深，恐有埋伏，中了仇敵冷箭，不敢靠近深入，祇在路中心，每人注意一面，順着大路急馳，方覺慘嗥之聲不遠，小路那面，又有人在呻吟悲叫，正要跟蹤尋

去，忽見轉角草樹叢中，有兩團金碧光華閃動，姬棠疑是獅子，剛喊得一聲，興哥快看，是不是那獅子，同時，遙望側面小路旁邊，也有兩團獅睛閃動，果是新近起名追風的那隻雄獅，由樹後輕悄悄閃出，也不回顧，逕朝前面一轉，沿溪走去，腳底甚輕，走也不快，和平日出獵，掩撲野獸神氣一樣，姬棠看出二獅，並未受傷，正想再喊，再興業已看出有異，剛把姬棠一拉，低呼姬妹禁聲，前面詭有好細，另一隻命名逐電的雄獅，已由側面草樹地裏，悄沒聲輕輕掩了過來，朝着二人，把頭尾一搖，忽又轉身，貼着橫下陰影，順小路往溪旁掩去，彷彿前面，有什東西，想要掩往獵取，二人常帶二獅出獵，每次發現前有野獸，都是這等動作，方才又聽有人慘嗥，這條小路，與衆女兵來路不對，二獅既在當地埋伏，可見前有好細，許還不止一個，惟恐敵人刀箭凶毒，忙即跟踪掩去，剛到溪旁，便見相隔兩丈左右，淺草地裏，伏倒一人，強掙着想要坐起，一手正由身邊，摸出一個尺許長的竹筒，忽見一條黑影，連縱帶跳，一路東張西望，掩掩藏藏，貼着背陰之處，趕了過來，二人見這兩人，都是一身黑衣，頭上蒙有面具，上面露出四個白圈，兩橫兩直，頭上還有兩個尖角，神情鬼祟，動作輕快，形如鬼物，一望而知是仇敵派來的奸細，因恐還有餘黨，二獅不知何往，且喜不會看見自己，忙往樹後一隱，暗中窺聽，地下臥倒的一個，好似受傷甚重，上半身好容易掙起，呻吟了一聲，

重又臥倒，新來同黨，也如飛趕到，剛一見面，便將手中竹筒搶過，再朝地下那人的傷勢，看了一眼，跟着低聲說話，受傷的似想求他救走，語言哀切，新來的一個，左手拿着一柄尺許長的尖刀，寒光映月，甚是鋒利，和那人匆匆問答了兩句，語聲甚急，也未聽清，二人正想縱將出去，忽聽遠遠一聲鬼嘯，與前聞相似，聲音却短，微嘯卽至，知有餘黨，重又縮回，再興想用暗器，將其打倒，先不出去，靜以觀變，看清人數多少再說，姬棠搖手止住，打算看上一會再說，再與一想，既有同黨，必要尋來，到齊下手，也是一樣，便未出去，忽又聽一聲慘叫，目光到處，原來地上受傷的一個，已被同黨，手中刀刺死，並將腰間東西搜去，跟着，挾起死尸，似想覓地丟棄，再與恐他要逃，二次拉了姬棠，想要縱出，將其打倒，擒到再說，猛瞥見二獅，由路旁草樹中，一前一後，同時縱出，來賊一手挾着同黨死尸，正走之間，前面一獅，突由斜刺裏，猛撲過來，因那毒刀竹筒，還有一包東西，均拿在另一手內，不及出手抵禦，百忙中把手中死尸，往前一推，跟着往旁縱去，一面忙將另一手的竹筒分過，似要用毒弩，朝獅打去，不料另一獅，也由樹後縱出，悄沒聲朝前便撲，同時，再與恐前獅爲毒弩所傷，揚手一鏢打去，那黑衣裳面賊，動作雖極輕快，無奈三面夾攻，先被後獅撲到，前獅也猛衝過來，一爪便將拿竹筒的手打折，肩膀上又中了一鏢，再與大喊，要留活口，那賊聽出身

後有人追來，自知無幸，忽然姑拉拉一聲厲嘯，人便臥倒，二獅均通人意，又知那賊傷重，不能逃走，前面一獅，立時掉頭往前掩去，祇剩後獅，撲在那賊身上，再與料知前面，還有同黨，見賊未死，忙同姬棠趕出，待要拷問，不料後獅，急於追敵，見二人趕來，捨了那賊，逕由樹下，往前掩去，二人見那賊打扮，真和惡鬼一樣，腿股已斷了一條，右手連腕，被獅爪撲折，重傷殘廢，痛得周身亂抖，不能行動，祇左手毒刀，還未放下，祇當伎倆已窮，也未在意，正在低喝，狗賊那裏來的，快說實話，少受好些罪孽，那賊勉強掙起上半身，似在提氣，也未回答，二人知他痛極，方說，你緩一口氣再說無妨，我們還有止痛傷藥，稍爲情有可原，是受妖巫愚弄而來，便可活命，那賊忽用一種從未聽過的苗語，高聲哭喊起來，再與聽他，聲音都抖，心還不忍，又不通他語言，正想如何問法，姬棠見那賊，面向再興哭喊，眼看二獅去路，所說苗語，甚是尖厲，與方才所聞不同，忽然醒悟，方喊，興哥，留意此賊鬧鬼，那賊似知奸謀已被識破，傷處又痛不可當，忽朝二人，咬牙切齒，又是姑拉拉一聲厲嘯，姬棠聽出他在招呼同黨，不禁有氣，方要喝問，用刀背打去，那賊已似支持不住，往後便倒，姬棠一刀背，不會打下，那賊已冷不防，回轉左手刀，朝胸前劃了一下，忽然厲聲怒吼，脫手一刀，照准再興頭上打去，再興防他，回刀自殺，不會想到這類發過毒誓的妖徒，最是凶

險，臨死還要陰謀害人，刀更見血封喉，中人必死，幸而姬棠，持刀在旁，那賊又聽出那鏢，是再興所發，看出敵人，沒有防備，專傷再興一人，被姬棠隨手一刀背打飛，才得無事，否則，二人立得都近，再興祇管手疾眼快，決想不到，有此一來，如打姬棠，更未必能避得開，非傷一個不可，姬棠自是恨極，剛朝那賊，一刀背斫下，耳聽怒吼得半聲，那賊被這一刀背，連左膀也被打斷，底下却無動靜，仔細一看，胸前流出一縷紫血，人已斷氣，才知那賊，回刀自殺之後，方始甩刀朝人暗算，祇用刀尖刺破一點前胸，人便慘死，這等凶毒之物，真個從所未見，好生驚奇，一搜二賊身上，那奇毒的刀，祇有一把，另外還有一些刀箭等凶器，和一個皮囊，裏面放着兩面符令，兩個形如毒蛇的鉄環，和一包乾糧，一個水壺，均被後死那賊，搜集一起，再將衣服面具剝下，現出本相，都是十七八歲的凶苗，滿頭亂髮，周身紫黑，耳帶銅環，形貌獐膺，面上刻有花紋，比帶面具，還要醜惡，因知前面，還有同黨，恐二獅追去受害，匆匆看了一眼，便將毒刀還匣，一齊放入囊內，掖向腰間，朝二獅跟踪追去，剛把沿溪小路走完，繞上正路，便聽獅吼之聲，二獅已同趕回，二人先要回轉，再興斷定還有餘黨，業已逃走，天已不早，恐女兵趕來，相逢狹路，受了暗算，出林不遠，便有一處守望，意欲趕往通知，發動信號，四面搜索，並命人將女兵接回，略一商談，重帶二獅，往林外追

去，相隔祇有一箭多地，轉眼出林，二獅忽向側面崖上怒吼，這才看出，左近不遠，那片危崖峭壁，下半陡削，但有不少籐樹，易於攀援，二獅却不能上去，料知賊黨，上崖逃走，二獅無法追趕，越恐女兵，與之相遇，祇得往那守望之處趕去，方悔來時匆忙，未帶蘆笙號笛，忽聽側面崖頂，蘆笙吹動，谷中來路，也有蘆笙，由遠而近，傳將過來，姬棠聽出前面山谷中，發現敵人，並還有人受傷，忙喊，方才奸細，已被我們防守的人發現，正在動手，我們快往接應，話未說完，二獅已當先跑去，二人想起奸細毒刀利害，二獅凶猛異常，恐又不留活口，一面大聲急呼，令其等候人來同行，一面忙同往前急追，崖上防守的，都是舊人，剛接前面警報，便見二獅，先往谷中馳去，後面又來二人，因隔較遠，沒有看真，忙由上面，吶喊馳下，照着峒規，先朝來人面前，擲下鏢槍，以作警告，二人跑得太急，所擲鏢槍，離身不過丈許，雖然早已防備，手持兵器，不會被其打中，到底可慮，蘆笙銅笛，均未帶出，前面信號，又正緊急，再興恐姬棠受傷，忙搶向前面，大聲呼喊，上面蠻苗，也自認出，紛紛趕下，停手行禮，再興忙喊，快將蘆笙，與我一枝，速往追敵，如見黑衣蒙面，頭有雙角的怪人，便是奸細假扮，所用毒刀弩箭，凶毒非常，務要留意，先用鏢箭，將其打倒，最好生擒，更須防他，回刀自殺，邊說，邊令衆人，往前追趕，因知敵人，形跡飄忽，翻山越崖，輕快無比，又命

衆人，分散開來，連上帶下，一同追逐，爲首壯士，一面遞過蘆笙，口中急道，敵人多，聽信號似祇發現一兩個，但極凶狡，時二爺頭上，未帶羽毛標記，此去沿途，都有埋伏，如今兩三面，前後合圍，奸細決難逃走，忙亂之中，恐他們認不出來，好在由此向前，都是舊人把守，又都一色裝束，人和獅子，俱都相識，我和二爺二娘一路，就不致於認錯人了，再與認出那人，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虎皮羅襪。名叫烏角，從小便隨父母，被金牛峒蠻族擄來，生長當地，起初生活，苦痛非常，自從蘭花主持，改變規規，才得由苦轉樂，勞逸相當，自己到後，看出這般生苗野蠻，天性凶猛，身輕力大，以前曾有多次叛亂，烏角長大，更記以前仇恨，曾想刺殺孟龍，雖經蘭花，以恩相結，息了凶謀，到底野性難馴，又是苗羅中，第一流勇士，意欲將其感化，借着耕田爲由，恩威並用，給他許多幫助，平日無事，又向衆苗羅，再三勸導，引使歸善，從此對於全山的人，不論是否孟家同族，都是一律看待，有功必賞，有過必罰，照護體貼，樣樣周到，再與夫婦，對柴蠻苗，又肯用心，全力從事，善於誘導，不似土翼，雖肯出力，每日遇有空隙，便和蘭花遊樂，無心及此，表面上雖是蘭花爲首，衆蠻苗對於蘭花，也極感恩畏威，十分愛戴，但和再興，親熱得多，王時二人，到了峒中，便顯出驚人本領，衆人日子，也越過越好，本對二人敬重，經此一來，越發親如家人，對於再興，更似親生父

母一樣看待，便對姬棠，也極敬愛，再興早就試出烏角忠義，舊日仇恨，業已全消，特向蘭花力請，令其率領十多個蠻苗，防守中部險要之地，遇事兩面接應，蘭花對衆人，表面一樣，終覺苗獠，天性凶野，又是異族，還不十分放心，各地防守的壯士，多是本族蠻人爲首，以前連外族苗獠，都不肯派，後經王時二人力勸，非將種族成見消去，不能萬衆一心，萬不可分出高低界限，方始答應，混在一起，但以外族苗獠爲首，防守險要之地，更是從來所無，爲示公平，事前並令衆蠻苗，經過比武角力考試，誰有本領，誰就爲首，不許再存種族私見，祇要互相扶助，親愛精誠，在值班防守期中，沒有口角爭執，便是無功可建，也有獎賞，如有嫌怨，便須當衆評理，理虧的人，受的雖是不痛不癢的輕罰，但是衆人，俱都對他嘲笑，比受重刑，還要難當，不消數月，全都恥於私鬥，非但彼此關愛，遇事更肯出力，烏角便是內中有數人物，再興夫婦，一見是他，同聲笑說，你一個人，可當好幾十人，奸細縱躍如飛，善於掩藏，不易捉摸，還不快些上前立功，和我二人一路作伴，烏角笑說，這一段崖高谷深，奸細容易藏伏，暗放冷箭，就是我們的人，不會把人認錯，也不放心，他們是我手下，如能立功，我更體面，再興自到以來，便提議命衆蠻苗，學習漢語，和各異族的語言，以爲有事之用，見他竟用漢語問答，說得極好，正在誇獎，人已走到谷的中部，前面蘆笙，和喊殺之聲，也越來越

近，地勢雖比來路較寬，山形越發險惡，正走之間，忽聽細吼之聲，同時，瞥見前面轉角，有一黑影飛墮，跟着，崖上又有幾個健苗，紛紛繞落，相隔還有十多丈，追往一看，先見轉角不遠，倒着兩個壯士。每人身上，中着一枝毒箭，人已慘死，耳聽二獅吼聲在前，烏角看出死了兩個同夥，一聲怒吼，當先飛馳而去，二人看出毒箭利害，恐其心粗受傷，正在邊追邊喊，遙聞一聲慘號，與前死兩賊相同，恐其又用毒刀自殺，無法問供，匆匆趕到，見二獅守在路旁，尚在怒吼，先縱落的健苗，正在四下搜索，前面乃是一片草莽灌木，好細似已受傷，藏在草裏，號叫之聲已止，烏角正縱將進去，方喊，不可冒失，留神他那毒刀毒箭，崖上忽有女子喝罵之聲，抬頭一看，正是十幾個女兵，相繼沿崖追來，好生驚喜，忙同大聲詢問，途中可曾有人受傷，並告以夫夫人甚平安，不必多慮，女兵多半認得再興，聞言大喜，同聲答說，先在崖口把守，忽接信號，令衆女兵，速往碧龍洲相見，心疑有什麼事，又知崖口險要，無須多人防守，當時趕來，因有一健苗領路，抄捷徑翻山而來，路近許多，趕到谷口外面，遇見往接的一羣快馬，因聽當中一段，是條羊腸小路，還要上下兩次山坡，須要走過兩座小山，到了谷前平野之中，才能跑快，急於往見主人，本想仍用步行，好快一點，跟着，又遇幾個抬送野豬的人，得知夫人，途中受傷，還會暈倒，此時病臥竹樓之上，越發情急愁慮，謝了來接的

人，由兩個腿快的勇士，領路急馳，因嫌正路繞遠，改走直綫，一路翻山前進，剛由斜刺裏，走上谷旁山頂，領路的人，見他們走得太快，所行又非正路，沿途草樹太多，光景昏暗，好些地方，均背月光，恐遇防守的人，一個看錯，發生誤會，彼此不便，剛用蘆笙，發出來客信號，忽然發現兩個形如惡鬼的黑影，在前面樹林中，掩藏逃竄，這些女兵，久經鳳珠訓練，不信鬼怪，又聽說老妖巫，要來暗算，知道沿途蠻苗，均是一樣裝束，料定那是敵人奸細，便追過來，領路的人，也用蘆笙報警，那兩奸細，原因同黨被殺，驚慌逃走，中途聞得蘆笙，不知信號用意，祇當被人發現，又往橫裏逃走，才被衆女兵看破，追將過去，因相隔頗遠，山路崎嶇，那兩黑影，縱躍輕靈，中間還有阻隔，一晃無踪，先未追上，正在分途搜索，忽聽前面，有人怒吼驚呼，趕往一看，乃是兩個埋伏山頂的蠻苗，因聽蘆笙迎來，正在分途搜索，斜刺裏，忽然飛來兩枝毒箭，因傷不重，同聲怒吼，還想追逐，走不幾步，毒性發作，周身酸麻，人便倒地，那兩黑人，也乘機趕將過來，正想剝取蠻兵服裝，女兵忽然趕到，受驚逃走，衆女兵聽那人說，聽奸細對談口氣，共有四人，來此擾鬧，兩個已爲人所殺，內中一個，本往來路崖口，查探形勢，業已先走，因聽後面逃來的同黨，說起敵人利害，還有二獅，猛惡已極，不是掇崖逃上，稍慢一步，已爲所殺，歸路已斷，必須覓地藏起等語，剛朝衆人，

指點二賊迷路，女兵身上，均有解毒傷藥，還想分人醫治，一聲慘號，相繼死去，衆女兵越發急怒交加，忙又前追，不料二賊，慌不擇路，分頭逃走，一個逃得較近的，被衆追上，妄想用毒箭傷人，剛一回身，手舉竹筒要發，內兩女兵，武功最高，揚手一鏢，打中他的右膀，飛身持刀縱去，想要生擒，那賊已被追到崖口，中了一鏢，竹筒落地，看出人多利害，不敢迎敵，慌不迭便朝危崖下面，翻身縱落，一面將所著黑衣上面的腰帶解開，兩膀微抬，四邊立時鼓起一圈，將上身黑衣綑起，極似一頂黑傘，將人裹在當中，往下落去，借着風力，本不至死，無奈逃時心慌，一手受傷太重，環身黑傘，空出一角，不會撐滿，被山風一吹，掛向大樹之上，將黑衣所化的傘撕裂，這時離地，還有好幾丈，下面怪石林立，森如刀樹，等到衆人，攀援下去一看，人已腦裂而死，遙望另一賊所逃，更是死路，石崖無樹，不能隱藏，便分上下兩面追來，賊已解衣爲傘，往下縱落，說時，烏角已將草中奸細抓出，也傷重身死。

四 花影當窗人未起 枝頭好鳥叫春晴

二人見那賊，上身黑衣，做法極巧，內裏還有竹條鐵絲，所製綑簧，逃時，祇將腰帶一解，把內中環腰的藤圈，托向胸際，再將雙手一撐，便成了一柄傘，環繞全身，無

論多高，均可仗以飛落，隨同兩臂起落，還可凌空轉側，改變方向，先死健苗，胸前全中有毒箭，看那形勢，那賊好似剛由崖上飛落，瞥見下面有人，順路追來，恐被看破，一箭射死，正想掩藏，二獅恰由側面，冷不防猛撲過來，受了重傷，人却未死，因那毒弩，已被撲落，無法回手，祇得乘隙，竄往深草裏面藏起，後見二獅，守候不去，人來越多，知難脫身，方始自殺，二人雖聽崖上兩壯士，死前所聞，奸細共祇四個，全數被殺，到底不大放心，且喜女兵，一人未傷，隱聞馬蹄奔馳之聲，隱隱隔山傳來，便令烏角，用蘆笙通知各處守望，奸細已然殺死，誓歸原地，日夜小心守望，不可鬆懈，分人掩埋死尸，將奸細死尸，帶回峒去，把衆女兵，也召集一起，等後面馬羣趕到，一同上馬，帶了二獅回轉，到了碧龍洲一看，祇王翼蘭花，在平台上眺望，奸細殺人之事，已早得知，正在憤怒談論，二人和衆女兵，到了上面，鳳珠方由樓下走上，神色如常，二人也未想到別的，說完經過，便將帶回的一具賊尸，連同身上裝束，和所用弓箭皮囊，一齊交上，鳳珠一見，便認出那是昔年親手除去的食物人凶苗中漏網餘孽，這類花狼苗，性最凶猛，又極殘忍，想是那年逃走的小苗，本就記着昔年深仇，不知是何因緣，被老妖巫，收作徒弟，學會一些邪法武功，比起本來，更加凶狠，老妖巫再加以蠱惑，同惡相濟，甘爲拚命，內中必還藏有隱情，所以不等落於人手，便先自殺，身上除那可以變

傘，凌空飛落的黑衣而外，還有好些奇奇怪怪的毒弩毒藥之類，皮囊共祇兩個，裏面祇有幾包不知用法的藥丸藥粉，和一面畫妖符的竹牌，銅鐵環，和數十枝蘆管，均極細小，長還不到半尺，另外一串紙也似薄的鐵片，黑白二色，上有洞眼，形如風車的葉，有的又像鳥羽，先不知是何用處，後來姬棠無意中，用蘆管一吹，發出一種嘯聲，與前聞鬼嘯相似，忽然醒悟，忙將鐵片，裝向蘆管後面，朝台下飛擲出去一試，竟和鬼嘯之聲，一般無二；祇是聲細而短，不能飛遠，仔細查看，管裏還藏有兩層機簧，銅膜甚薄，才知奸細，用來惑亂人心的鬼嘯，便是此物，方才不會裝好，又不知他用法，所以發聲較低，不能曳空遠出，四人幾次試驗；後又加上一片鳥羽形的鐵葉，果能飛出三四丈，但比前聞，仍差得多，料知手法還差，因其通體脆薄，落地便成粉碎，隨風刮走，看不出來，用意祇在裝鬼嚇人，不易被人看破，所以尋他不着，又見四賊，祇有兩賊，帶有皮囊，和這類能發鬼嘯的響箭，料是，爲首的兩個，毒刀也祇一柄，竹筒毒弩，却是每賊都有一分，內中一賊，背上斜掛着三柄形如柳葉，長約二尺，寒光耀目，又薄又快，的兵器，并未見他使用，人便墜崖而死，取下一試，並沒有毒，拿在手上，又輕又薄，似不能當兵器使用，中間一段，還有好些鋸齒，鋒利已極祇不知用法名字，王翼又由死賊黑衣夾層裏面，搜出一張，上有四個血手指印，和一些形如符咒的厚布片，蠶龍

得信趕來，正在旁邊，一見，便認出是老妖巫的警急令符，那四個血手指印，便是奸細出發前起誓時所留，旁邊符咒蠻文，便是那四賊的姓名，經此一來，證明來賊，果是四個，已全被殺。并還看出妖徒，奉命之時，立有毒誓，非但被擒以前，必要自殺，連身邊所帶令符響箭，毒刀毒弩，各種傷毒解藥，均要事前毀棄，不許落於人手，又試出那包藥粉，能解奇毒，大有用處，因那刀箭太毒，中人見血，走出不滿十步，便要倒地身死，不敢拿人試驗，准備目內，擒來野獸再說。商計定後，便將那些蘆管，裝好鐵葉，分出大半，喊來幾個得力蠻苗，當面演習，再令拿了響箭，向全山蠻苗，演習傳觀，告以真相。以後再聽鬼嘯，須朝發聲之處，合圍追去，或是仔細查看，靜以觀變，先不要動，對那嘯聲去路，無論遠近，不要理睬。妖巫邪法，全是騙人，手下妖徒，多是花狼苗，黑衣蒙面，裝成鬼怪，祇要留神所發毒刀毒弩，別的不必驚疑，最好生擒一兩個，拷問真情虛實。如與相遇，不是萬分不已，不可殺死，上來可先將手臂打斷，當時綁起，妖徒凶狡無比，更須防他自殺，或是向人暗算，就是擒到，也不可以稍為疏忽等語，這時對岸的人，不知衆人，演習好細響箭，一聽洲上鬼嘯，雖然號燈未動，多半驚疑，紛紛命人，來此探看，隔岸遙望。台上人多，并無異狀，正在張望，推出兩人，過橋詢問，經西人一說，方始瞭然，知道妖巫，裝神弄鬼，無一是真，把方才幾處鬼嘯，

暗中殺人，不見踪跡，好些驚疑之念，一掃而光，再經傳說下去，越發心雄胆壯，加緊戒備不提，孟龍近來，年老多病，見已無事，正要回轉，鳳珠忽道，老妖巫實在萬惡，日裏派人，來此恐嚇，又命四個妖怪，偷偷掩來，惑亂人心，暗中凶殺，我料妖怪往來，必有祕徑，也許與我內地相通，出口不在林內，均未可知，此時妖巫，必在老金牛峒，和危崖下面，向衆奸黨，耀武揚威，亂吹大氣，送野豬去的人，走得較慢，最快也要明早，才與妖巫回信，將豬籠下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就是妖怪身後，無人跟來，日內必有同黨，掩來窺探，可將今夜所殺四賊的頭斬下，命人連夜朝危崖入口送去，吩咐守望的人，用細藤長竿，把人頭挑掛崖口，令向奸黨傳話，說奸細剛一入境，便全殺死，就便把今夜殺賊之事，和鬼嘯真相，提前告知，連響箭一齊帶去，擇一隱僻的洞穴，當衆演習，祇不可發聲太長，被崖下奸黨聽去，使防守人，早知虛偽，免釐苗無知又怕神鬼，萬一老妖巫，再用別的奸謀邪法鬧鬼，他們一個疏忽，又要上當，孟龍領命剛走，王翼忽問，叔婆既料奸細，是由森林掩來，如何不將人頭，掛在森林裏面，鳳珠笑道，本應掛在林外一帶示威，一則，森林地方廣大，雖祇兩條往來之路，但是邊界一帶，有好幾面，均可入林，我們不知奸細，由何走出，萬一那條祕徑，與我們內地相通，他覺我們，不知細底，反生輕視，由明朝起，你夫妻便應傳令，查看全山所有洞穴，和平

日，不去的隱秘之處，林內有無祕徑，暫時無須搜索，過上幾日，等我和時二弟夫婦，親往查看形勢之後，再作打算，雖然昔年森林迷路，巧遇鬼頭苗，逃回的人，是由林中走出，祕徑通路，似應隱在森林之中，天下事好些出於意料，仔細一點，要好得多，在未尋到祕徑以前，表面却要裝着我們這面，已知地理，早有防備，老妖巫這裏，不會來過，所派妖怪，也是初次嘗試，他見全數落網，死得這快，定必驚疑，在未探明我們虛實以前，暫時決不敢於正眼相看，聽說妖巫，雖極驕狂，性却凶險多疑，善用鬼計，能屈能伸，不似尋常苗羅凶巫，一經失挫，便怒發如狂，專一拚命，不死不止，他一開頭，便連遭失利，挫了銳氣，祇管怒極切齒，下手必更慎重，來這四賊，定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妖怪，他見全數伏誅，無一生還，再聽守崖的人，那樣說法，非但妖巫，驚疑胆怯，便那許多奸黨，也必心寒畏懼，何況老金牛峒，那般族人，和我頗有感情，本就人心不附，經此一事，更易搖動，此舉既可使妖巫，丟人喪氣，又使奸黨胆寒，暫時不敢發難，我們却可乘此時機，仔細準備，尋出那條通往平湖的祕徑，實是兩便，故此越快越好，人頭掛向森林，作用便差多了，再興夫婦，見鳳珠所說，虛實兼用，深得兵法之妙，設想尤為周詳，日間風塵勞頓，才祇半日休養，人便復原這樣文武俱全的奇女子，始終那麼笑語從容，音聲清婉，好聽已極，再興固是心中佩服，越加敬愛，姬棠也覺對

方，文武雙全，美絕天人，自愧弗如，難怪丈夫顛倒，由不得也加了許多敬愛，更想親近，再看王翼，就這個把時辰往返，彷彿變了神態，和鳳珠問答，比起初見到時，莊敬得多，稱呼也自改過，不似方才，故意規避，當着蘭花，什麼稱呼，都不出口，一背蘭花，便喊夫人，一雙色眼，老釘在對方身上，以爲方才走後，王翼言行不檢，被蘭花說過幾句，心生警惕，假裝老成，實則王翼，乘蘭花凭欄發令之際，以爲蠻女，都是鳳珠心腹，不會走口。色胆包身，先用巧言引逗，意圖勾引親近，鳳珠不理，誤當默許，剛把身子，往前一湊，想拉鳳珠的手，一面口中，低聲求告，說他事出不得已，平日如何相思，話才出口，猛覺鳳珠，面色一沈，同時，眼前寒光一閃，背上微微刺痛，兩支鋼矛，已指向胸前，原來旁立四蠻女，早經鳳珠密令當時又得到暗示，見他人面獸心，言動無禮，各把刀子拿起，兩個用矛尖，指定胸前，相隔祇有寸許，還未上身，後面兩個的刀尖，業與肌膚相觸，王翼不料這等利害，連忙低聲急呼，叔婆饒我，下次不敢，鳳珠低聲微笑道，你既怕死，須知我非尋常女流，可以隨意受人欺侮，好了，在此多住幾日，不好，隨時均可離此他去，你當我祇會寄人籬下，由你擺佈，不能自立，就想錯主意了，說時，將手微揮，四蠻女貌相英秀，本來目蘊威稜，一臉煞氣，前後四件刀子，指定王翼身上，鳳珠一舉手間，便即刺下，這些女兵，又都武勇非常，得有真傳，祇知

奉命而行，從不管什安危利害，見主人發令，方始撤退，仍和沒事人一般，立在旁邊，一言不發，另外幾個，隨同蘭花，在前遙望，也同回身看見，走了過來，各以怒目相視，毫無驚疑之容，王翼深知這些女兵利害，不由嚇出一身冷汗，方幸蘭花，全神貫注前面，不曾看破，忽見么桃，不知何時，轉過身來，正朝自己媚笑，料被看破，好生愁急，正打主意，如何買動么桃，不令蘭花知道，鳳珠便推有事，朝蘭花略一招呼，回轉房內，蘭花因當夜，連接警報，崖口那面，又有信號，遠遠傳來，祇管查看指揮，命將被殺的人掩埋，一面傳令，接到再與夫婦遇敵信號，速選勇士，趕往接應，并未理會身後，王翼也不再顧羞恥，仗着蘭花信任，乘亂把么桃，暗中喊到一旁，低聲囑咐，說了幾句好話，么桃笑諾而去，王翼才放了點心，本覺么桃，貌美聰明，善解人意，心生憐愛，這時見他，媚笑嫣然，力說決不告知主人，越生好感不提，等到蘆笙停止，蘭花聞報，事情已完，妖徒全被殺死，再與夫婦就回，心定回坐，見鳳珠一去不回，正要命人往請，再與夫婦，已帶蠻女趕回，王翼還恐鳳珠，當人發作，心中打鼓，及見鳳珠到後，說笑自如，若無其事，拿不准對方，是什心意，自知欲速不達，仔細一想，便裝改悔，表面莊敬，言笑不拘，心中迷戀更甚，再與夫婦，看出前後神態不同，并不知是碰了釘子，方才途中商量，王翼這等自私好色，就不闖禍，鳳珠也必離此他去，本打算到

後，由再興借題，把王翼引開，苦口勸告，以免兩誤，見此形勢，祇當有點明白，至少也是顧忌太多，不敢冒失，恐其誤會，話又不大好說，心想，改日相機警告，也就聽之，再興夫婦，這一往返，連同蘭花發令佈置，去了不少時候，月色早已偏西，鳳珠和衆人，隨便吃了一點酒食，見衆蠻女，均在一旁吃飽，忽然笑道，天已離明不遠，大家爲我，忙了一日，我看樓上，房均高大，每室至少可容十人居住，同來這些女兵，都是我多年心腹，平日親如母女，不願離開，方才我已看過，二弟房後，還有兩三間空房，沒有住人，可否就令他們，都住樓上，好在天氣暖和，竹樓乾淨，他們都帶有草蓆，行李已早帶來，均在樓上，當夜來不及，全打地舖好了，明朝有事，大家早點睡吧，蘭花笑答，這座樓房，本爲叔婆避暑而建，可容一百多人，平台和底層，還不在內，牀鋪也都現成，方才已命么桃，傳令准備，叔婆所見那三間空房，裏面堆的，都是應用之物，如非我們四人，同住樓上，各佔了幾間房子，再多一倍女兵，也住得開，這樣稍爲擠點，等過兩日，無事之時，我再重新把房搬過，請叔婆住在後樓當中兩大間內，左右兩旁和前面，均住女兵，這樣叔婆用人方便，萬一有什奸細，也無法走進，我們四人，分居東西兩角，各佔一面，就不像今夜這樣散亂了，我想了好幾年，好容易把叔婆盼來，偏又遇雨受傷，剛剛傷好起身，打算飲酒賞月，暢談一夜，又有妖徒掃興，明夜月光，

恰是正圓，爹爹業已傳令，全山歡飲跳月，爲叔婆接風，新來這些女兵，已辛苦了好幾天，叔婆傷後，也須早睡，率性明日，快樂一夜也好，祇請叔婆，明朝多睡些時，養好精神，到時高興一點，鳳珠見他滿臉笑容，甚是親熱，不禁拉着蘭花的手，笑道，你真是個好女子，可惜……，蘭花忙回，可惜什麼，王，時，姬棠，三人，見鳳珠停口，不往下說，均知言中之意，方恐無意之間，露出口風，王翼更是情急憂疑，鳳珠已接口笑道，我是可惜你生長蠻荒，還嫌埋沒，但盼你夫妻恩愛，白頭到老，姪孫女婿，以後對你，越發情專愛重吧，蘭花不知言中之意，笑答，叔婆自然疼我，願我夫妻都好，我真不捨得離開你，再玩一會，吃點瓜果再睡可好，鳳珠笑道，癡女兒，天下沒有不散之局，我暫時又不會走，莫非你老守住我，還不睡麼，再與聽出鳳珠，大有不願在此久居之意，心方一急，蘭花已驚問道，此言何意，莫非叔婆將來，還要走麼，鳳珠自知露出口風，從容笑答，事難預料，我此時原無行意，萬一受了對頭逼迫，不走不行，又當如何，蘭花氣道，叔婆比我的娘還親，誰敢欺你，我便和他拚命，至於這裏的人，都是一條心，對你祇有忠心愛戴，妖巫仇敵，任多利害，除非能將我們殺光，決不容人傷你分毫，那有此事，我們四人，和全山的人不說，便是叔婆，和同來女兵的本領，也不是受人欺的，無論如何，無此情理，叔婆太多慮了，鳳珠笑答，我隨便一說，何必認真，天

已快亮，大家睡吧，王翼看出鳳珠，表面說笑，隱含悲憤，一時良心發現，也頗愧悔，接口說道，叔婆不必生氣，我們以後，必照你老人家的心意而行，決無一人，敢於對你無禮，誰要敢於侵犯，使我無力報恩，蘭妹和二弟夫婦，也決容他不得，鳳珠知其，借話示意，笑容，姪孫婿你暫時自想得好，但我看透這般喪盡天良的無恥奸人，他們要有良心，也不會乘人於危，欺我這一個孤苦零丁的薄命人了，幸我不是尋常婦女，同來女兵，個個忠義，能共生死患難，無論對方，勢力多大，即便同歸於盡，也不會落於人手，如其這類奸人，不知悔禍，妄念難消，就難說了，人貴知機，重在自立，未來的事情，怎麼料得到呢，我今夜吃了兩杯急酒，隨便一說，并無成見，你們不要當真，我已有了倦意，大家都該安息，乘妖徒全殺，仇敵奸黨，還未得信以前，就着你們接風盛意，全山同樂，大家暢飲，高興上一兩天，也是好的，說完起身，蘭花祇當說的是奸黨敵人，鳳珠玉顏紅暈，又似有點醉意，也就不會細問，大家同往樓下，將鳳珠送到房中，退將出來，空房已由蘭花派人，和新來女兵，把空房騰出，佈置停當，連那幾個受傷的女兵，也同移居過來，二獅仍用鐵鍊鎖好，遷回山洞之內，四人分別查看過後，方可歸臥，再興初意，姬棠內性剛烈，用情太專，平日雖頗諒解自己苦心，苗女性情難測，又都疑妬，知道自己，癡愛鳳珠，難免怨望，鳳珠到後，恐其心中悲苦，因而懷

恨，并生誤會，更恐鳳珠，看破真情，還在耽心，不料見人之後，反比平日所說更好，雙方又極投機，彼此親熱，心更感動，越想越覺對他不起，剛一進房，便拉住姬棠的手，偃坐榻旁，低聲笑道，棠妹，我真對你不起，想不到你對姊姊，和我一樣忠心，我太感激你了，姬棠早看出女兵臥房，祇有一牆之隔，日間夫妻密談，已被聽去，鳳珠定必知道幾分，聞言，本想暗告再興留神，隔牆有聞，猛一轉念，故意笑道，他是你最敬愛的人，又是那樣聰明美貌，待人寬厚，我當然對他敬愛親熱，實不相瞞，我因對你，情癡太甚，因是名色夫妻，見你鍾情姊姊，人家一點不知你的心意，偏是那癡法，我用盡心思，不能挽回你的心志，起初數月，也極悲苦，本來打算，我們雖是名色夫妻，既有夫妻之名，你便不能再與別人親近，心中癡愛，無法阻止，况又明言在先，不曾瞞我，更無話說，將來到了時機，祇要把我丟下，去與別人相戀，不問明暗，就不傷你，也必和他，拚個兩敗俱傷，沒想到你真是個癡情至性的好男子，爲了事太艱險，恐誤人家，又因片面相思，對方另有情人，是你好友，不願奪人之愛，祇管愛之入骨，非但沒有一毫邪念，并還不使知道，人却終身愛護，歷久不變，另一面對我，并不負心，雖因心中有人，成見難移，平日一樣愛護體貼，無微不至，雖無夫妻之實，比起那些專重色慾的尋常男女，更好得多，日子一久，自然感動，本已心平氣和，就是一世名色夫妻。

我也心甘，後再經你，幾次明言心事，越發打消前念，那怕你和姊姊，成了夫妻，祇不把我丟開，我便願意，誰知你雖不肯違背初心，勉強和我成婚，也更不肯負我，作那不端之事，言行始終如一，我以前本就覺着姊姊人好，彼時因有尊卑之分，我是苗奴，他雖對我憐愛，我終不敢親近，今日成了平輩，經我仔細觀查，他非但智勇雙全，爲人極好，單那容貌身材，絕代丰神，便是少有，無論背影側面，言笑動作之微，無一不是好到極點，平日我看蘭姊，和這裏幾個貌美的姊妹，也全長得好，等到今日，和他對面一比，不知怎會相差天地，連我女子，都是愛極，恨不能終日隨在他的身旁，不捨離開，何況興哥這樣多情的男子，我本不如遠甚，如何與人爭愛，最難得是，你一面對他愛護，不計安危，可是并未絲毫將我忘掉，這才明白，你對他愛重，對我情深，可惜我兩姊妹，都是命淺福薄，他身世孤苦，上來先嫁一個老蠻，爲受對方恩義，境遇所迫，明非知心伴侶，不得不以身報德，所以丈夫死前，雖曾與人，私通情愫，并無苟且異圖，夫死之後，滿擬可以稱心如願，偏又看錯了人，對方竟會忘恩負義，欺騙了他，於是把心傷透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，我又和你，相逢恨晚，你的一個整心，已被他人佔去，我早想過，假使你第一個，遇見是我，必是人間最美滿的夫妻，他便天仙下凡，也決不會絲毫動念，如今你固自恨無福，又遇到我這個癡情女子，無法擺脫，你不肯辜負

我的苦心，更不料形勢變化會像今日光景，更因姊姊，先未有情於你，還有一個昧良的人在，爲了不願勉強求愛，愧對良友，再多上我這一人，才有今日之局，祇管你想得開，有時到底也不免於苦痛，我料姊姊，也因上來瞎了眼睛，今日雖得知你的癡情苦志，但已好些礙難，無可如何，加以激刺太深，心情悲苦，看那意思，非但爲你所感對我也極好，這才和我三人認成姊妹兄弟，他視你如弟，正和你把我認作妹子的心思，大同小異，這才叫一報還一報呢，你不必多說好話，來安慰我，真人裝不出假來，方才你因要隨姊姊，森林探路，不等開口，便先把我拉上，照你那樣說法，我已心滿意足，再與見他，笑語如珠，人更顯得溫柔嫵媚，心越憐愛，聽完，忽然驚道，你從何處，看出姊姊感動，知道我的心事，姬棠附耳笑道，你真騷子，真要由你表面看出，也不會對你那樣好了，再與見這末幾句，語聲極低，說完，手朝隔壁一指，忽然醒悟，埋怨姬棠，先怎不說，這一席話，必又被隔壁蠻女，偷聽了去，姬棠笑道，照你這樣癡人，不讓姊姊知道，也太冤枉，實不相瞞，我一遇機會，還要當面和他說呢，再與慌道，此舉萬萬不可，姬棠見他情急，笑說，你可知姊姊，非走不可麼，萬一事情發生，我夫妻去留，作何打算，你說出來，我便不說，再與附耳語道，他能不走最好，否則前途便是刀山，我也跟去，何況聽他口氣，此行心志，與我相同，真要開闢出一片樂

士，必可做出一番事業，你看事情艱險，比在這裏種種顧慮，不便放手，事業成就，更大得多呢，姬棠故意氣道，你跟他走，我呢，再與知他裝腔，隨手挽着纖腰，緊了一緊，笑道，這還用說，你如非和我同心同志，永無他念，我也不會這樣說了，姬棠改容笑道，我想試你一試，不料被你問住，可見爲人，還是真誠的好，不必多言，人便相信，天已不早，你自在夢中，去尋你的好姊姊，我也要回床睡了，再與平日，雖和姬棠，分床而眠，這時爲了雙方志同道合，無形中情愛越深，雖無別念，不知怎的，不捨他走，情不自禁，隨手一拉，便同臥倒，低聲笑說，今生今世，好姊姊不會要我，我雖愛極了他，從無此想，不必多心，天已快亮，我陪好妹妹，同睡如何，姬棠含笑不答，夫妻二人，便並枕和衣而臥，稍爲輕憐輕愛，談不幾句，便朦朧睡去，夫妻二人，俱都勤於任事，能耐勞苦，雖因睡得太遲，昨夜搜索好細，奔馳了半夜，人已疲倦，但恐敵人陰毒，變出非常，鳳珠傷病，已好八九，全山正在準備接風歡宴，須要佈置，睡了不多一會，天剛亮透，再興先醒轉來，見姬棠和自己，並頭而眠，耳鬢廝磨，相隔甚近，頭上秀髮，仍是那麼整齊，好似昨夜，不曾轉側，睡得十分安穩，知其全付心神，均在自己身上，越想越感動，再聽樓窗外面，花林之中，嬌鳥噪晴，鳴聲細碎，如囀笙簧，四外靜悄悄的，初起來的朝陽，由窗外射入，照在榻旁盆花上面，比起日中濃陰滿屋，

花影當窗，別具一種清麗之趣，細看姬棠面上，好似朝霞和雪，珠輝玉潤，少女丰神，自然光豔，想起昨日，前後所說，越想越覺他好，不忍驚醒，又知外面天晴，四面安靜，便在對面，看了一陣，正想鳳珠將來，應該作何打算，遙聽農歌之聲，隱隱傳來，知道遠近，男女蠻苗，已早去往田裏耕作，正想輕輕起身，讓姬棠再睡一會，姬棠口角上，雖然顯出一絲笑意，再興知他，昨夜奔馳勞累，恐其驚醒，忙即停住，想等一會再起，姬棠忽然睜眼，嬌笑道，興哥，你當我還未醒麼，外面農歌已起，人已早往田裏耕種，天都什麼時候了，還不起來，我們田裏的秧，早已插好，水也戽好，祇幫他們，做點雜事，無什麼要緊，到底我們四個領頭的人，不應全都起晚，何況昨日鬧了一夜，蘭姊他們，照例起遲，我們也不可弄成習慣，你既先醒，怎不喊我呢，說時，人已揭被而起，走到外屋一看，新來女兵，祇有四人，兩個守在鳳珠房外，兩個早將熱水，和早上吃的東西，准備停當，都是那麼健美靈慧，活潑天真，又都穿着鳳珠特製的蠻裝，兵刃暗器，全身佩帶，祇管英姿颯爽，又威武，又好看，動作却極安詳穩練，不似蘭花手下那些女兵，顯得武氣，探頭鳳珠房中一看，旁邊榻上，臥有兩個女兵，也是兵器不會離身，和衣而眠，下餘三四十個，均在五間後房未起，各人所睡床鋪，連同枕蓆鋪蓋，都是一色雪白，睡得極其安詳，無一轉動，知其久經訓練，先那四個，必還不曾睡過，餘

均奉命，養好精神，睡足起身，便向內一女兵，低聲詢問，果然所料不差，照此形勢，不是鳳珠肯受對方欺騙，誰也莫想近身，方想告知再與往看，另一蠻女，已將洗漱水，與二人端來，姬棠笑道，你們遠來是客，怎好勞動，我夫婦一向自己動手，業已做慣，還是我們自己來吧，那蠻女名叫金花，是個什長，乃鳳珠得力心腹之一，笑容，時二爺和二娘，是我主人兄弟姊妹，理應服侍，無須客氣，再等片刻，他們也該醒了，二人洗漱完畢，金花又將鳳珠自帶的飲食端來，二人推謝不掉，拉他同吃，金花笑容，主人也常和我們同吃，親如母女，不過，我們這般姊妹，照例飲食都在一起，我四人等少時人起便睡，方才已吃過了，這些都是以前走苗峒的漢客，知道主人，喜吃家鄉口味。特由四川，雲南，各處漢城之中帶來，此行帶有不少，我們都會仿製，有的比他更好，二娘隨意吃吧，二人正吃之間，忽一蠻女來說，主人已醒，正在練功，又因昨夜，大家睡晚，不許驚動，叫我四人先睡，中午再起呢，金花忙即趕去，再興無意之中，探頭外望，見洲前蠻苗，均在田裏插秧，相隔頗遠，雨後湖光山色，甚是鮮明，洲前一帶，到處平曠沃野，農歌相答，隱隱傳來，這幅天然圖畫，多麼高的丹青妙手，也畫不出，方喊棠妹你看，外面風景多好，姊姊早上，還要練功，聽意思不會見人，再說，大哥未起，恐他多心，率性我們先去各處，看上一遍，回來正好，姬棠瞥見獅洞那面，有兩條

人影一閃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王翼，同了蠻女么桃，好似二人，先曾抱在一起，手剛鬆開，往林內走出，手中還拿有鐵叉牛肉之類，似往喂獅回轉，便告再與令看，再與笑說，大哥便是無良，何致這樣下流，蘭姊對他，那樣恩愛，如何又去勾引蠻女，姬棠聞言氣道，可知你那大哥，還是人呢，就算方才眼花，就是眼前和么桃這樣親熱神氣，不可疑麼，我祇奇怪，他向來祇一晚睡，決不早起，今日爲何起得這早，就是想起二獅，昨夜有功，想要犒勞，不是沒有專人喂養，要他早起作什，么桃雖祇十五六歲，蠻俗早婚，情竇已開，近來人更輕佻，又喜多事討好，人更靈巧，以前大哥，雖誇他聰明忠心，從未和他說笑，忽然有此舉動，好些可疑，莫要爲了姊姊，不肯理他，打算勾結么桃，有什用意吧，再與方答，大哥人並不壞，祇是好色太甚，自私自重，不知利害，對於姊姊，至多不知愧悔，還想勾引，如說恩將仇報，尙不致於如此昧良，再說，別的也辦不到，棠妹因他負心，懷有成見，容易疑心罷了，話未說完，忽聽身後，有人冷笑，回顧正是金花，姬棠料有原因，四蠻女守夜未睡，王翼有什陰謀，必被看出，正要設詞探詢，王翼已和么桃分開，由林中穿出，走上樓來，要知以後驚險緊張情節，且看下集分解。

一九〇五年五月出版

黑 螞 蟻 (4)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人 張 瑛

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二 號 廣 藝 書 局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